

第一章 幽州初相遇

一隻毛如白雪的肥貓歡快的在前面引路，不時回頭看她一眼，彷彿在對她發出嘲笑的話語，「妳動作太慢了，竟然跟不上我這隻肥貓。」

這是侮辱！她只是精神不濟好嗎？一場重感冒讓她躺了十幾日，醒來發現自個兒變成另一個人，她難以接受，整日渾渾噩噩想回去……直到此刻她還是渾渾噩噩，她莫名的來，說不定跟著這隻肥貓就能莫名的回去，這是她的期待。

但下一刻場景就變了，那隻囂張的肥貓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心煩的聲音，吵得她不能好好睡覺，她覺得自個兒有必要教導這兩位禮貌，他們不能去別的地方吵嗎？

可是轉眼之間，場景又變了，她重重摔在地上，鮮紅浸濕草地，她猜想自個兒活不了了，有沒有可能就此回去？

當然，這個美好的期待又破碎了，接下來的場景是有人從後面推她，下場是她落入荷花池，還好天氣熱，她又會游泳，沒有冷死也沒有淹死，卻也沒在她期待下回到原來的地方。

她還是不願意接受自己真的遠離一指通的時代，場景再次變了，這一次她被關進一間伸手不見五指的小屋，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，就在她支撐不住暈倒的前一刻，小屋的門突然打開來，黑暗頓時轉為光明，然後她很用力的睜開眼睛……陳瑾曦驚醒坐起身，許久，她的腦子還一直處在當機的階段，只能看著前方。

「姑娘，您又作噩夢了嗎？」司畫擔憂的聲音傳了過來。

半晌，陳瑾曦僵硬的轉過頭，看了貼身丫鬟一會兒，終於回過神，遠在京城那段噩夢明明相隔四年了，可是很奇怪，每隔一段日子就會出現在夢中，好似在提醒她，有人想要她的性命。

沒錯，這個噩夢給她的感覺就是如此，她惹到某人，人家想除掉她，但技巧高超的讓大家認為是她自個兒找死……她認為這絕對是事實，要不他們這一房何必遠離京城來到幽州？

陳瑾曦甩去腦中的混亂，苦笑道：「是啊，真是討厭，又作噩夢了。」

「姑娘，大夫說了，只要您放寬心，噩夢就會遠離。」

「我娘老是說我心太大了。」

頓了一下，司畫不解的搔了搔頭，「姑娘確實心大，可是，為何噩夢依然斷不了呢？」

陳瑾曦也想不明白，出了京城，她頓時有一種海闊天空的感覺，徹底接受這個資訊閉塞的時代，而且到了幽州，日子過得可逍遙了，爹娘和哥哥們對她有失而復得的心情，更是捨不得拘束她，由著她率性過日子，總之，她實在沒道理對那段短暫的京城日子念念不忘。

不想了，陳瑾曦掀開被子下了床，司畫趕緊侍候她梳洗更衣。

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辰時一刻了。」

「這會兒上山作畫會不會太晚了？」

「今日不能上山作畫，姑娘忘了答應連管事幫李夫子坐鎮棋院嗎？」

怔愣了下，陳瑾曦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自己此時身著棋院的制服，懊惱的拍了一下腦袋瓜，「我怎麼忘了如此重要的事？」

若說這個時代有什麼能令她滿意的，莫過於棋院了。

棋院附設於大型書鋪，雖是營利，但兩文錢能待上一日，茶水免費供應，還有高手陪你對弈，而書鋪願意設立棋院，除了廣告效益，也是因為大周開國皇帝喜歡下棋，下旨書院必須附設棋院，財力雄厚的書鋪腦子動得快，群起仿效，還聘請幾名高手坐鎮，漸漸的，這便成為大周的一道風景。

「還有，姑娘答應管掌櫃今日會過去取抄寫的書。」

「我都忘了。」陳瑾曦不好意思的一笑。

陳瑾曦在棋藝和書畫上的造詣源於父母，也源於天賦，無論上一世還是這一世，從三歲開始，她幾乎繞著它們打轉。

司畫靈巧的把陳瑾曦的頭髮盤在頭頂，插上木簪固定。

陳瑾曦對著銅鏡審視一下自個兒的造型，滿意的點點頭。

雖說仔細一看還是可以看出女兒身，但為了增加辨識度，棋院從上到下統一青色制服，她索性做男子裝扮，束髮插簪，乍看之下也算是雌雄莫辨。

其實棋院未有男女之分，至少在幽州是如此，深受北方夷族影響，民風開放，夏日也能見到女子露胳膊的，可是一般女子對棋藝的鑽研遠不及男子，因此進出棋院的少有女子，不想太過惹眼，有的女子便束髮穿上男裝，她覺得自個兒也該如此，要不坐鎮棋院的時候，若是一整日都沒有一個女子進來，她豈不是成了一道很突兀的風景。

「今日起得太晚，來不及陪爹娘用早膳了。」

陳家的早、午膳都是各自在房裡解決，晚膳才會全家人在花廳一起用膳，可是陳瑾曦覺得一個人吃飯不夠香，即便食不語，有人陪著還是更能吃出味道。

「今日書院休沐，老爺沒出門，這會兒應該還未用膳。」

「那妳將早膳送到我爹娘那兒。」

陳瑾曦立即飛奔而去，明明身著深色的青衣，但此時在她身上顯得靈動飄逸，給還在半夢半醒的院子注入一股朝氣，瞬間，整個大地活過來了，原先顯得壓抑的聲音也隨之鮮活起來。

周雲澤披星戴月從西北趕回京城，原本以為出了什麼大事，要不皇上何必十萬火急將他召回來？

可是萬萬沒想到，竟然只是為了讓他選妻……看著前方長几上厚厚的冊子，他僵硬的唇角一抽，有必要用皇上選秀的規格招待他嗎？

「你別想太多了，這冊子裡只有十位姑娘，是朕從這次選秀的名單中特地為你精心挑選的，為了讓你更加了解她們，不單有畫像，還詳細記載她們的性情、專長及愛好，甚至還有旁人對她們的評價。」

皇上一眼就看出周雲澤在想什麼，這小子從來不屑遮掩自個兒的心思，不過，他這樣也反倒好，大周最年輕的睿郡王，若太過深沉內斂，他這個皇帝可就不放心了。

劍眉一挑，周雲澤隨手一翻，正是某位姑娘的畫像，美得像仙子似的，可能嗎？闔上冊子，他冷哼一聲道：「宮裡的畫師一個比一個還有本事，東施都能畫成西施，我要信了就是個傻子。」

「你皇祖母親眼為你相看過了，保證與畫像相差無幾。」

「皇祖母心善，歪瓜劣棗在她老人家眼中都可以說成有福氣。」

皇上聞言一噎，索性直接命令，「朕給你三個月，從其中挑出一個。」

周雲澤可不吃這一套，故作良善的道：「人家都是嬌滴滴的黃花大閨女，我就不要荼毒人家了。」

皇上惡狠狠的一瞪，「你都二十三了，再不成親，你皇祖母就要急病了。」

「皇上忘了嗎？我早就成過親了，不過是在洞房花燭夜誤殺了新婚妻子。」周雲澤的眼神變得很冷，這是他一輩子的恥辱，明明錯不在他，卻一句也辯不得。

頓了一下，皇上的口氣軟了下來，「朕知道你受了委屈。」

「不委屈，總好過戴綠帽吧。」

「你在怪朕嗎？」

「我怎會怪皇上？這也是沒法子的事。」

企圖讓他戴綠帽的是皇上的兒子，他還能鬧出來嗎？

那門親事是皇祖母下懿旨賜婚，他在明知道頭戴綠帽的情況下也不能退親，甚至因為對方珠胎暗結，不得不在洞房花燭夜逼死新娘子，從此成全了他「命硬」的名聲，不過這也不是壞事，至少沒有人敢再打他的主意。

「朕答應過你，你不點頭，朕不會賜婚，但也不能由著你一直拖著不成親，你皇祖母至今還自責不已，說是她害你如今還孤孤單單一個人。」

「這不是皇祖母的錯，皇祖母如何知道她會壞了一對有情人。」

皇上尷尬的一笑，什麼有情人，不過是年少輕狂的男子見到美色起了覬覦之心，人家上勾了，嚐到甜頭了，就沒勁了，要不自個兒早求到太后那兒了，如何會讓太后有機會將人指給澤兒？

「若遇到喜歡的，我自會求到皇上這兒，皇上別再為我的親事操心。」

「朕是孝子，你皇祖母為了你愁眉不展，朕不能當作沒看見。」

周雲澤嗤之以鼻，皇上真要是個孝子，為何要寵愛皇祖母不喜歡的妃嬪？

「你就選一個吧。」

「若我皆不滿意呢？」

「你連一眼都沒瞧過。」

周雲澤隨即翻開冊子，一頁一頁，不過只是草草瞥過一眼，不曾過心，他對這些參與選秀的姑娘可沒興趣，直到最後一個，他終於停止翻閱，微微抬起眼皮看了皇上一眼，「這個為何沒畫像？」

雖然不看也知道他指哪一位，皇上還是裝模作樣瞄了一眼，「這個啊，人在幽州，

宮中的畫師無法為她作畫。」

周雲澤的眼睛一眯，「怎麼選一個在幽州的？」

「這幾位姑娘是不是真如冊上描繪，你總要親眼確認過啊。」

「皇上要我去幽州？」

皇上笑得好像大尾巴狼，「聽聞幽州風光雄偉壯闊，你去瞧瞧吧。」

周雲澤差一點翻白眼，「西北難道還不如幽州雄偉壯闊嗎？」

皇上又噎住了，這小子就不能好好說話嗎？

「皇上還是別拐彎抹角了，要我去幽州的目的究竟是什麼？」

皇上拿起長几上的茶盞喝了一口，清了清嗓子道：「你寧王叔最近為了一個侍妾鬧著要休妻，你去瞧瞧他在搞什麼鬼。」

周雲澤整張臉都綠了，他一個晚輩過問長輩夫妻之間的事妥當嗎？

按理，聖旨賜婚，不可休妻，除非聖上親口允了雙方和離，問題是給寧王叔指婚的是皇祖父，皇祖父早就作古了，即便寧王叔一看到寧王妃就犯噁心想吐，也不能休妻。

半晌，他僵硬的擠出一句話，「這是寧王叔的家務事。」

「這天下是朕的，朕不能管他的家務事嗎？」

其實皇上也不想管，可是不管，太后就要親自去幽州一趟，而這種事又不能丟給外人，挑來挑去，只有這小子能夠勝任，正好太后決定在這次的秀女當中挑選睿郡王妃，他就從其中挑了一個身在幽州的，這小子就不得不跑一趟幽州。

「……寧王叔不是如此糊塗的人。」周雲澤強忍著破口大罵的衝動，又不是閒著沒事幹，家務事都可以當成天下事來管。

「是啊，所以朕才覺得奇怪，寧王不糊塗，寧王妃更不是個妒婦，怎麼會為了侍妾鬧得如此難看？」

周雲澤抬起眼皮瞥了皇上一眼，嗤笑道：「若女人不是妒婦，皇上的後宮就會一派和樂，頂著豔陽等候晉見，挨巴掌、罰跪……這些景象便成百年難得一見的奇觀。」

「你這小子……」

「不過，也是有女人不會嫉妒，一種心死了，一種從來不愛。」

「……你懂得還真多。」

「皇上忘了嗎？我八歲之前也是有娘的孩子。」轉眼間，周雲澤渾身籠罩在一股淡淡的哀傷中。

他爹娘非常相愛，他們之間從來沒有第三個人，以至於爹為了皇上重傷不治身亡，娘受不住就病倒了，緊跟著撒手人寰。

皇上沉默下來。

回過神來，周雲澤還是想不明白，「寧王叔想休妻，應該是求皇上作主，為何會鬧到皇祖母那兒？皇上應該不會拿這種事讓皇祖母操心吧。」

「你寧王叔一時氣昏頭隨口鬧了幾句，明華郡主正好進京，便告到了你皇祖母那兒。」

周雲澤冷冷一笑，一時氣昏頭？若無此意，怎會脫口而出？還有，藩王的兒女不分嫡庶，年滿七歲就要進京與宮中皇子公主一起讀書，直到成親，換言之，明華郡主今年不過七歲，若非寧王妃授意，如何知道向太后告狀？

「你別忘了，京裡這幾家姑娘先見了再去幽州，比起你寧王叔的家務事，你皇祖母更關心你的親事。」

周雲澤微皺著眉，勉為其難的道：「半年。」

「半年……不行，你皇祖母還盼著你今年娶妻。」

「若是沒有一個教我滿意，我不會成親。」

「除了幽州那一位，其他皆為這次秀女當中最出色的，幾個皇子還排在你後面。」這次選秀原是為了幾位皇子，皇后和貴妃當然是卯足勁兒將呈上來的秀女挑三揀四，如今太后橫插一腳先挑給了澤兒，她們知道了可鬱悶死了。

周雲澤不以為然的撇嘴，皇子看重的是家世背景，五分出色可以膨脹成十分，他可不想當傻子被坑。

「半年之內，若不從這幾個秀女當中選出一個，我也會給自個兒尋到郡王妃。」

「你可別打馬虎眼，一句不滿意就想壞了你皇祖母的苦心。」

「皇上不必擔心，我若是瞧不上眼，可以給出一長串的理由。」

「你知道分寸就好，朕也不想做這個壞人，總之，好歹多看幾眼再說不滿意。」

周雲澤胡亂點頭應了，多看幾眼也不是多費事的功夫，無妨。

「還有，」皇上刻意頓了一下，「出宮之前別忘了去看你皇祖母，你皇祖母成日擔心你受傷，朕說你比韃靼還兇猛，她都不信。」

周雲澤臉色一僵，比起皇上，他更怕太后。

父母相繼離世之後，他就被送進宮養在皇祖母身邊，按理皇子七歲之後就要住在皇子所，八歲的他理當也該跟著皇子一起住才是，可是皇祖父心疼他喪父喪母，便破例讓他待在皇祖母宮裡，直到他十二歲方才移至皇子所。

待在皇祖母身邊的日子可謂是「精彩」，當時皇祖母還是皇后，為了震懾後宮的鶯鶯燕燕，手段之狠辣，大大開拓了他的眼界，從此只要面對皇祖母，他一直有很深的壓迫感，即便皇祖母如今變得仁慈柔軟多了也不曾改變。

「你有沒有聽見？」

「這種事何必皇上交代？既然回了京，怎能不向皇祖母問安？我……我也很想念皇祖母。」他這個人果然不擅長口是心非，瞧他說得多彆扭。

皇上很滿意的點點頭，終於擺了擺手，「好啦，慈寧宮的人應該已經在外頭候著，你趕緊去吧。還有，記得將冊子帶走。」

周雲澤匆匆的拿起冊子告退，免得皇上突然又想到什麼，然後沒完沒了的「還有」。

一出了乾清宮，他隨手就將冊子扔給隨侍的雷公公，然後迎上慈寧宮的葉尚儀。

雖然陳瑾曦很喜歡下棋，但一連半個月日日上棋院，還老是陪生手對弈，又必須

忍著不下重手痛宰對方，再多的歡喜也會消磨殆盡，因此今日不必上棋院令她開心得很，便拉著司雲上山作畫。

人類是群居動物，她也不例外地喜歡熱鬧，可是很奇怪，若真的需要靜下心來，她一日不說話也無妨，若不是熟識她的人，很難想像她的休閒活動是下棋、作畫、練字之類需要耐心、靜心的事。

「姑娘，我不行了，歇會兒再走。」司畫雖然平日幹了不少體力活，但是比起日日勤於鍛鍊身體的陳瑾曦，體力還是差多了。

「我不是叫你別跟來嗎？妳還是先回去，我自個兒上去。」

「我在這兒等姑娘。」

「妳會無聊的想拔頭髮，還是先回去吧。」陳瑾曦擺了擺手，邁開腳步繼續往上走。

到了半山腰，她停下腳步，這兒有個角落，往下看正是釀造桃花釀聞名幽州的桃林莊，而她的第一幅畫「仙童群賀壽」就是在此取景，雖然只賣了一百兩，但是「凌波居士」之名終於被人看見了，相信只要她再接再厲，等完成十二花神圖，她的畫就有人願意收藏了。

陳瑾曦靜靜欣賞眼前的景色，此時一道突兀的咕吟聲傳來，她不由得一驚，趕緊貓著身子，悄悄移向可以藏身的樹叢那一邊。雖然沒幹過這種事，但在一指通時空混過的新時代女性，她不用看也知道在上演什麼戲碼。

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視……但好奇心人皆有之，看一眼應該沒有關係吧？

豎著耳朵，她繼續貓著身子移動腳步，透過樹叢的縫隙查看外面的動靜，很快就尋到那對野鴛鴦。

她打定主意看一眼就好，可是眼前突然閃過一個畫面，同樣是一對偷偷摸摸的男女，不過當她試圖將畫面定格時，那個畫面又消失不見了，她直覺想再抓回來，這個念頭一轉，雙腳一動，就踩到了地上的枯枝。

「是誰？」男子厲聲大喊。

陳瑾曦嚇得身子一僵，怎麼辦？

「出來！」男子的聲音轉為兇悍，顯然是逮到偷窺者就會出手傷人。

陳瑾曦雙手緊緊捂住嘴巴，腦子依然繞著同一個問題——怎麼辦？

男子的腳步一步一步朝她靠近，陳瑾曦正想著要不要直接衝出去，一路往下跑，女子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有人來了，我們走吧。」

不過是轉眼之間，陳瑾曦覺得自個兒就像從懸崖邊被拉回來一樣，鬆口氣的同時兩腳頓時一軟，整個人往後栽倒，滾下了山坡，更慘的還在後頭，當她終於停下來時，她發現自己竟然壓在一個男子的身上！

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男子終於反應過來的大吼，似是沒想到會有人從天而降，嚇得她連忙捂住他的嘴巴。

「你這是幹啥？你想將所有的人都引過來嗎？」陳瑾曦一臉的唾棄，男人叫得像個女人似的，不會不好意思嗎？「聽好，你可別妄想我會以身相許哦。」

周雲澤傻眼了，這應該是他要說的才對吧？

「為了我們雙方著想，今日的事我們都要忘得一乾二淨，若是很不幸我們哪日在街上相遇了，也要當作不認識。」

周雲澤覺得有一團火直衝腦門，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囂張，尤其是姑娘，因為她們即便沒有因為他的惡名嚇得膽顫心驚，也會因為他的容貌看得兩眼發直，舌頭打結。

「記住了嗎？」

「……妳想要一直趴在我身上嗎？」周雲澤強忍著一掌拍掉她的衝動。

怔愣了下，陳瑾曦終於反應過來的爬起身，周雲澤靈巧的翻身一躍而起，看著她隨隨便便的拍了一下衣服，忍不住皺眉，接著慢條斯理的整理自個兒的衣服。

「今日我們從來沒見過，你記住了嗎？」陳瑾曦覺得此事一定要說清楚。

周雲澤覺得剛剛緩和下來的火氣又冒上來了，「怕我賴上妳嗎？」

陳瑾曦不客氣的點點頭，「我總要防備一二。」

周雲澤的臉色更難看了，這丫頭的腦子是不是有問題？

「真正應該防備的是我吧。」

陳瑾曦歪著頭打量了他幾眼，搖了搖頭，不認同的道：「明明是個男人，看起來卻像個仙子似的。」

她喜歡陽剛型的男人，男人沒有男人味，那還是男人嗎？

周雲澤一直都知道自個兒生得好，玉樹臨風、天人之姿、舉世無雙……各種讚美之詞他聽多了，可是為何到了她嘴裡就完全變了調？

陳瑾曦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總之，不必擔心我會纏著你，要你負責，你入不了我的眼，倒是你可別纏上我，要我以身相許。」

周雲澤齙牙咧嘴的倒抽一口氣，這丫頭的力氣未免太大了！

「我走了，但願我們從此不見。」陳瑾曦刻意加重後面四個字，然後舉起手，瀟灑的轉身走人。

這丫頭沒有藉機跟他糾纏，周雲澤覺得自個兒應該大人有大量，不計較她的無禮，但是他突然看見一樣東西，伸手一摸，仔細一看，再對上前面那個恣意張揚的身影，不得不出聲道：「慢著。」

陳瑾曦很想當作沒聽見，可是這有心虛的嫌疑，所以她還是停下來，一臉防備的回頭看他，「幹啥？」

這是什麼態度，難道以為他想跟她糾纏不清嗎？

「妳這丫頭一向如此無禮嗎？」

陳瑾曦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「看人。」

「……妳行。」周雲澤差一點舌頭打結。

陳瑾曦得意的唇角上揚，「還有何指教？」

「……沒事。」

「無聊。」陳瑾曦送上一對白眼，轉身走人。

半晌，周雲澤舉起右手，看著躺在掌心上的耳墜，喃喃自語道：「不是我不還妳，

實在是妳太欠修理了。」

隱身在暗處的某人實在忍不住了，不小心咚的一聲摔了下來。

周雲澤冷眼射過去，看著趴成一隻烏龜的衛二，火氣又冒上來了，「你竟然眼睜睜的看著那個丫頭壓在爺身上！」

衛二趕緊爬起來，快步來到周雲澤身側，很無奈的為自個兒辯護，「爺，她突然從上頭滾下來，卑職還來不及看清楚，她就已經壓上去了……咳！」

一想到那個畫面他就想笑，怎麼也沒想到爺有一日會被一個女人壓在身下，還遭到威脅……那位姑娘真是太了不起了！

周雲澤陰恻恻的挑起眉，「是不是很好笑？」

衛二忙不迭的搖頭，「卑職不敢。」

「今日之事若敢傳出去，你就給爺回西北找衛一。」

衛二緊緊的用雙手捂著嘴巴，用力搖頭，表示他絕對不會洩露一個字。

哼了一聲，周雲澤轉身走人。

經過一場「驚魂記」，陳瑾曦當然沒心情作畫了，不過她也沒有回去，而是繞去文華齋抄書，掙錢的同時還可以讓自個兒沉澱下來，真是一舉兩得。

文華齋是她外祖父家的產業，因此若非珍貴的孤本，管掌櫃允許她可以將抄寫的書冊帶回去，不過她倒是很喜歡待在文華齋抄書，在濃厚墨香圍繞下，抄書總是特別來勁，只要手不痠，她絕不會想到自個兒應該休息了。

當她終於捨得離開文華齋回到家，她不但錯過了午膳，且再過一個時辰就要用晚膳了。

「姑娘！」司畫一看到陳瑾曦，立刻撲上去抱住她。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陳瑾曦肚子太餓了，顯得有氣無力。

「您怎麼這會兒才回來，是上哪兒去了？畫具在奴婢這兒，您如何作畫？」

怔愣了下，陳瑾曦恍然一悟，難怪她一路順暢的滾下山坡，還壓在那個男人的身上……抖了一下，她連忙甩頭，往事不堪回首。

「沒事，我一個人很無聊，後來沒上山作畫，跑去了文華齋。」陳瑾曦安撫地拍了拍司畫的肩膀，推開她，「肚子餓了，先弄點吃的給我。」

司畫終於注意到陳瑾曦的臉色有點蒼白，趕緊轉身去了廚房。

陳瑾曦走上台階，進了房間，接著癱軟在窗邊的榻上。

司畫很快就帶回幾樣糕點和一壺花茶，陳瑾曦像是餓了好久似的，一口接著一口，只是偶爾停下來喝口茶，看得司畫膽顫心驚。

小吃了一頓，陳瑾曦覺得自個兒活過來了，終於有心情關心了，「妳幹啥如此緊張？妳家姑娘又不會尋不到路回來。」

「姑娘知道大明湖出了人命嗎？」

「出了人命？」

「兩位公子為了紅袖樓的姑娘打起來，後來一個不小心磕到頭，死了。」

陳瑾曦想起來了，晚上的大明湖是各家青樓的畫舫爭奇鬥豔的地方，幽州的紈褲子弟常常會包下整艘畫舫玩樂，尤其春意正濃的時候，大明湖幾乎要被畫舫塞爆，一個不小心就會產生碰撞，然後衝突就會發生，不過，這其中多少有點較勁的味道，因此只會發生在不同的青樓之間。

「這個紅袖樓好像常常發生爭風吃醋的事。」陳瑾曦不喜歡當個消息不靈通的人，因此上哪兒就要豎著耳朵聽人家聊幾句八卦，可想而知，只要幽州老百姓知道的事，她十之八九也知曉。

「紅袖樓的姑娘特別漂亮。」

陳瑾曦不以為然的搖搖頭，「每家青樓都有自個兒的頭牌，爭風吃醋的確每一家都會發生，可為何獨獨紅袖樓最能惹事？」

司畫很認真的想了想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幽州的青樓那麼多，好像沒有哪一家像紅袖樓如此會惹事生非。」

直覺告訴她，紅袖樓是刻意挑事，不過實在沒道理啊，秦樓楚館死了人還能做生意嗎？

陳瑾曦想得太認真，不知不覺將心裡的嘀咕說出來。

司畫立刻道：「姑娘錯了，歇業個幾日再開門接客，生意反而更好，她們一點也不吃虧。」

陳瑾曦先是驚愕的瞪大眼睛，隨即反應過來的輕拍腦袋瓜，「對哦，這等於是免費給紅袖樓打廣告。」

「什麼？」司畫聽不明白。

陳瑾曦擺了擺手，不想在這上頭糾纏，人家生意好不好干她什麼事。

「咦？」司畫突然發現一件事，眼睛瞪得好大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司畫伸手指著陳瑾曦的左耳，接著轉向右耳，困惑不已，「早上我明明看到姑娘兩邊都戴了耳墜，這會兒怎麼不見右耳的耳墜？」

陳瑾曦連忙伸手摸了摸右耳，「真的不見了，我怎麼沒發現呢？」

「姑娘是不是掉在仙霞嶺了？」

「仙霞嶺……沒錯，肯定是我滾下山坡的時候掉了。」

司畫嚇了一跳，「姑娘滾下山坡？」

陳瑾曦嘿嘿一笑，「一個沒站穩就滾下去了。」

「姑娘有沒有受傷？」司畫急忙將陳瑾曦拉起來，上下前後仔細檢查。

「沒事，我這個人皮粗肉厚，不至於滾一圈就受傷。」

「姑娘以後還是別去那兒作畫了。」司畫不喜歡仙霞嶺，因為大明湖就在旁邊。入夜之後，大明湖是青樓畫舫玩樂的聲色場所，可是白日也不是個多麼安靜的地方，許多男女喜歡在那兒「巧遇」，上演話本子上書生和小姐的故事，總之，大明湖在她眼中就是個不三不四之地。

「那兒的景色很美。」

「景色是不錯，但也晦氣得很，姑娘還是離那兒遠一點。」

陳瑾曦想到無意間偷窺到的事，若是再來一次，難說能否像這次一樣逃過一劫，還是離那兒遠一點為好。不過，她的耳墜還落在那裡，萬一不小心被人家撿到了，藉此查到她身上，這就麻煩了。

「好吧，找到耳墜之後我就不去那兒作畫了。」

「這幾日大明湖肯定不安寧，姑娘還是過幾日再去找吧。」

陳瑾曦點頭同意了，耳墜若是滾下山坡時掉落的，應該不容易被人撿到，過幾日再回去找也無妨。

周雲澤來了幽州好些天了，不過他沒有急著上寧王府，而是四處遊山玩水，一旦他走進寧王府，他上哪兒都有寧王府的人跟著，還能看清楚幽州真實的情況嗎？雖說他來幽州的目的是關心寧王府的家務事……不對，說是相看郡王妃人選更為恰當，可是皇上肯定更在意幽州的情況，而他可不想像個傻子似的，人家給他看什麼，他就說什麼。寧王叔若是安分過日子倒也無妨，若是哪日生出生什麼野心，他豈不是惹了一身腥，最後說不定還落個跟寧王府勾結的嫌疑。

果然，沒有寧王府的人手當他的跟屁蟲，見到的風景就是特別熱鬧。

周雲澤趴在雅間的窗邊往下看，唇角歡快的上揚，正好夥計進雅間送茶水點心，他連忙伸手示意夥計過來。

「請問公子有何吩咐？」夥計眼力很好，一看就知道周雲澤的身分貴不可言。

周雲澤伸手往窗外一指，「那兩個傻子是誰家的？」

夥計聞言一僵，傻子？這位公子會不會太直白了？

「不認識？」

夥計連忙一看，不自在的道：「一個是知府家的，一個是幽州最大藥材商王家的。」

周雲澤忍不住嘆氣，這兩家在幽州都很有分量，怎麼孩子都如此沒出息？

微偏著頭，他看著那個一副不知所措的在一旁絞著手指的女子，極其不屑，「他們相爭的是哪家姑娘？」

「紅袖樓的姑娘。」

怔愣了下，周雲澤方才想到紅袖樓是幽州最有名的青樓，接著他就想起一件事，當時他可是看了好一會兒熱鬧。

「三日前在大明湖鬧出人命的不是紅袖樓嗎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周雲澤撫了撫下巴道：「紅袖樓如今應該還在歇業中吧。」

「今夜就開門迎客了。」

「這麼快？」周雲澤看了貼身小廝小順子一眼。

小順子立刻會意，上前佯裝不解的問：「大周律法不是有言，秦樓楚館若鬧出人命，歇業一個月嗎？」

夥計看了他們主僕一眼，猶豫不決該說還是不該說。

小順子連忙掏出一錠銀子塞進夥計手裡，夥計這才壓低嗓門道：「這還不是因為

寧王的關係。」

「這與寧王有何關係？」

「聽說紅袖樓的老鴿跟寧王交情不淺。」

周雲澤微蹙著眉，寧王叔怎麼會跟妓院的老鴿扯上關係？

頓了一下，夥計的聲音壓得更低了，「寧王府的香姨娘就是來自紅袖樓。」

「香姨娘？」

「這個香姨娘宛若天仙，心地又善良，認養了十名慈幼院的孤兒。」

劍眉輕挑，周雲澤似笑非笑的道：「這位香姨娘的名聲可真是響亮。」

「若非慈幼院的醫女不小心說出來，外人還不知道呢。」夥計輕聲道。

周雲澤笑而不語，若是有心隱瞞，絕不會發生不小心說出來這種事。

「請問公子還有何吩咐？」

周雲澤擺了擺手，示意他可以退下了。

夥計連忙行禮退出雅間。

周雲澤繼續看著窗外，兩位公子打一架之後就被雙方僕從拉扯開來，這時紅袖樓的馬車來了，紅袖樓的姑娘直接漠視兩位公子上了馬車，這齣鬧劇終於落幕。

「爺，這位香姨娘不會就是那位害寧王想休妻的侍妾吧。」

「一個侍妾的名聲如此響亮，想必不願意安分過日子，難怪會鬧得寧王叔想休妻，不過……」周雲澤的目光一沉。

「有何不對嗎？」

「寧王叔並非好色之徒，怎麼會納個青樓女子為妾？」

雖然沒有明文規定，但是皇家人納妾很重視出身，更別說是個藩王，怎麼會在這種事情上面落人話柄？

小順子很快就想明白了，「寧王會不會是遭人算計了？」

周雲澤嗤之以鼻的瞥了他一眼，「寧王叔看似不拘小節，但並非沒有心眼的人，想算計他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」

「要不要暗二暗中查探？」

「不必，去了寧王府就會知道了。」

「爺何時去寧王府？」

周雲澤沒好氣的斜睨了他一眼，「爺又不是趕著投胎，何必急著上門找罪受？」

「爺不可能一直放著不管。」

「你以為爺不知道嗎？可是爺一個晚輩，插手過問長輩的妻妾問題簡單嗎？爺可不想得罪寧王叔。」周雲澤懊惱的踢他一腳。

他至今不願意踏進寧王府，不只是擔心行動受到限制，更是因為覺得此事棘手。他當然可以直接將皇上的話原封不動奉送給寧王叔，可是皇祖母跟他嘮叨了一長串，全是為人母的心情和牽掛，害他反而不好劃分得太清楚了。

頓了一下，小順子遲疑的道：「爺真的要管嗎？」

「不能不管，但也不能管。」從這件差事落到他頭上那刻起，他就一直在琢磨，畢竟他幾年不見寧王叔，也不知道寧王叔是不是一如過往那般生性豁達。

小順子懵了，這是管還是不管？

見他一臉傻樣，周雲澤忍不住又踢一腳，「你不懂見機行事嗎？要管也要找時機管，時機不對，就是傳個話也會弄巧成拙。」

小順子還是不太明白，「爺，這太深奧難懂了。」

周雲澤一臉的嫌棄，若非這個小子是他一時同情心氾濫順手救下的，不同於父王留下來的「衛」字和「暗」字兩支親衛軍，他真想扔了。

「不懂，你就別問。」

小順子點了點頭，可是沒一會兒他又忍不住問了，「爺是不是應該先去相看未來的郡王妃？」

周雲澤的臉綠了，「你覺得這件事情重要嗎？」

小順子又懵了，這不是爺來幽州的目的嗎？

為了避免小順子老是拿這件事煩他，周雲澤耐著性子道：「不過是看一眼的功夫，犯不著刻意安排，離開之前去瞧一眼就好了。」

聞言，小順子很糾結，「爺真的只要瞧一眼嗎？」

「送去選秀的姑娘各個野心不小，沒有人想嫁給爺，更別說爺的名聲臭不可聞，只怕爺定下哪家姑娘，那家姑娘馬上就病倒了，再給爺的惡名添上一筆，何必呢？」周雲澤根本看不上那些大家閨秀，有如花瓶般擺著好看，但也僅只如此，無趣極了。

「那是那些姑娘瞎了眼。」

在小順子眼中，沒有人比得上他家郡王爺，不沾女色，而且立志一生只會守著一個妻子，不像那些皇子，皇子妃的人選都還沒確定，後院已經鬧哄哄的。

「她們不是瞎了眼，不過是更看重權力。」

雖然皇祖父立下嫡子方能承繼大統的規矩，但規矩是死的，皇上真要看重哪個兒子，母憑子貴也不是不可以，所以只要嫁給皇子，將來就有機會成為一國之母。這還不是瞎了眼？比起那些皇子，皇上更看重爺，要不怎麼會將爺交給他最寵信的愛將？只怕再過幾年，那些皇子都會一個個爭著來巴結爺。小順子不是不知輕重的人，這些話只能想不能說。

周雲澤終於從窗邊退回來，小順子連忙搬出白玉棋盤擺上，退到一旁煮茶，看著主子跟自個兒對弈。

第二章 神祕的香姨娘

尋了三日，陳瑾曦還是沒有尋到耳墜的下落，只能放棄了，還是幹正事比較重要，繼續朝小富婆的人生目標前進。

其實她這個人不是很愛錢，只是上一世是個小富婆，日子過得很舒心，如今一個月只有四兩銀子的零用錢，買一本遊記都不夠，看著能不心慌嗎？無論如何，她要將小金庫塞得飽飽的，好歹不必想買個東西都要算上半日，最後還要忍痛作罷，真是鬱悶！

按照計劃，陳瑾曦要開始畫十二花神圖，而首先登場的是四月的牡丹花神。

說是花神，其實重點在花，除了人物畫，她最擅長的是花鳥圖，不過就不知道這

次是否能像上次一樣幸運，正好被某個要送禮的公子哥兒相中，賣個一百兩……不，這次至少標價五百兩，要不等十二花神圖完成了，她這個凌波居士依然默默無聞。

雖然不能上仙霞嶺作畫，只能待在自家院子，可是今日特別有感覺，不到一日，她的牡丹花神圖就完成了。

陳瑾曦看著牡丹花神圖，滿意的頻頻點頭，可是目光一觸及到牡丹花神，不由得怔住了，這位男花神怎麼跟某個人有那麼點神似……不，何止神似，根本是拿他當模特兒，只不過因為側著身子，不會一眼就聯想到他。

「姑娘，這位公子生得可真是俊美無雙。」司畫看得兩眼發直。

「什麼公子，這是花神。」陳瑾曦嚴厲糾正道。

「花神？」

「對，這是牡丹花神。」

「牡丹花神是個男子？」司畫顯然難以接受，花神不都是女子嗎？

「有何不可？」陳瑾曦驕傲的抬起下巴，「我的花神就是個男子。」

頓了一下，司畫婉轉的道：「姑娘的見解就是與眾不同，可若是男子，就顯不出牡丹的豔冠群芳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待我明日上色之後，妳就會知道他有多豔冠群芳了。」

她雖無法忍受那個傢伙欠扁的樣子，可平心而論，也唯有俊美得如此張揚的男子方能展現牡丹花神的風采，要不她也不會下意識的拿他當模特兒。

隔日一上色，陳瑾曦的牡丹花神終於得到了司畫的認可，再隔一日，她趕緊將畫作送到文華齋，交給管掌櫃。

管掌櫃細細品味一番，點頭道：「表姑娘的牡丹濃豔富貴，而牡丹花神不僅僅獨樹一格，其豔麗張揚教所有的花神黯然失色，再配上表姑娘的狂草……絕！我相信很快就能遇到有緣人。」

「五百兩。」

「五百兩……高了一點。」

「這是我的期待，管掌櫃看著吧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三個月後若還沒有遇到有緣人，價格再議。」

陳瑾曦同意了，便帶著司畫離開，還帶上了她要抄寫的書冊。

剛剛走出文華齋，陳瑾曦就跟周雲澤撞個正著，嚇得她花容失色，趕緊低下頭，加快腳步想繞過他，可是就在她以為可以順利溜之大吉時，他卻一把將她拉回來。

「妳幹啥一見到我好像見到鬼似的？」若她態度正常的走過去，周雲澤絕對不會多看她一眼，可是她偏偏一副見不得人的樣子，他不想注意都難。

「不是說好了我們不認識嗎？」陳瑾曦用力扒開他的手，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她的左手肘肯定紅了。

怔愣了下，周雲澤懊惱的道：「對哦，我怎麼忘了呢？」

「這次就算了，下次可別忘了，我們不認識。」陳瑾曦一副大人有大量的抬起下巴，一刻也不敢放鬆，兩隻腳快步移動，可是不到五步，他再度將她拉回來。

「你想如何？」陳瑾曦很用力的瞪他，越是心虛越要盛氣凌人，要不她怕自個兒撐不住洩底了。

「妳還沒回答，為何見到我好像見到鬼似的？」周雲澤從來不是一個懂得讓步的人，尤其當他對某件事或某個人來了興致，他一定會糾纏出一個滿意的結果。

「我剛剛……」

「妳不必再重述一遍想假裝不認識，不認識也用不著好像見到鬼，妳顯然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。」周雲澤彎下身湊近她。

相隔一個大掌的距離，兩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得某人心更虛了，她不得不佩服自己，居然可以將他的神韻捕捉得如此完美，熟識他的人保證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牡丹花神。

「……你想太多了。」她要撐住，絕不能教他看出名堂。

「是嗎？」

「對，你想太多了，我只是趕著離開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陳瑾曦在周雲澤銳利的逼視下，終於忍不住往後退，清了清嗓子道：「你這個人真的很囉唆！」

周雲澤直起身子，似笑非笑的問：「妳來這兒幹啥？」

陳瑾曦送他一個白眼，「無論我來這兒幹啥都與你無關。」

周雲澤同意的點點頭，「這倒是。」

「我可以走了嗎？」陳瑾曦看了一眼他還扯著她左手肘的大掌。

周雲澤鬆開手，可是目光仍寸步不離的緊跟著她，過了一會兒，他回頭看著文華齋裡面，這丫頭肯定有什麼祕密。

「爺，那位姑娘是誰？」

小順子跟著周雲澤的時間不長，但已經看出主子避女人如蛇蠍，套一句主子的話——女人就是麻煩，他又不是日子過得太清閒了，幹啥自找麻煩？

所以主子像今日這樣主動靠近一個姑娘，簡直前所未聞。

「不知道。」

小順子傻了，爺跟人家糾纏那麼久，竟然連人家是誰都不知道！

周雲澤唾棄地看了他的呆相一眼，轉身走進文華齋。

此時，文華齋已經脫離陳瑾曦的視線範圍，可是她總覺得某人犀利的目光還在後頭追著，害她心跳咚咚咚敲得震天響……放輕鬆，沒事，畫未裱好之前不會展示出來，明日她只要告訴管掌櫃那畫過段時日再賣，他絕對不會看到。

「姑娘，那位公子是誰？」跟著陳瑾曦四年了，司畫很清楚陳瑾曦的心情起伏，姑娘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。

「與我有一面之緣，妳不認識。」

略微一頓，司畫困惑的搔了搔頭，「可是，奴婢怎麼覺得似曾相識？」

陳瑾曦感覺越來越不妙了，平時她總是笑話司畫眼力太差，見過幾次的人還認不

出來，怎麼剛剛一會兒時間就察覺到那人似曾相識？

「奴婢肯定見過。」司畫皺著眉很努力的回想。

「見沒見過很重要嗎？」陳瑾曦輕哼了一聲，半拖半拉的扯著她往前走，「我肚子餓了，趕緊回去了。」

寧王府松林院。

寧王妃不喜歡喝茶，但喜歡煮茶，這是她可以放下瑣碎雜事，專心思考的時候。王爺隨口一句休妻，令人人皆以為她氣壞了，不惜扯下仁慈良善的面具，也要對付一個上不得臺面的侍妾，實非如此。侍妾不過是玩意兒，她不會放在眼裡，這次她之所以由著女兒上太后那兒告狀，是因為她覺得香姨娘這個女人太邪門了。她與王爺二十幾年夫妻，王爺什麼性子她還會不清楚嗎？

王爺喜歡美色是事實，但王爺更清楚自己身分敏感，皇上恨不得找到機會對付他，而沉迷美色最容易被招來隱患，因此他對送上門的美人格外慎重，可是香姨娘明明透著不尋常，王爺竟然還迷上了，這教她不能不多想。

其實，她放縱女兒告狀還有一個用意——她想看皇上的反應，確定香姨娘的出現與皇上可有關係。

當然，無論有沒有關係，表面上皇上不能不關心，只是派誰前來關心，多少可以窺探出皇上對此事的態度，沒想到皇上竟然派了睿郡王前來。

睿郡王是晚輩，如何敢插手長輩後院的事？可偏偏他是太后最寵愛的孫子，又是個任性的，他若代表太后狠狠責備一番，王爺只怕連吭一聲都不敢。

所以，她實在摸不清楚皇上的態度，也無法肯定皇上與香姨娘的出現是否有關。寧王妃放下茶壺，聞著裊裊升起的茶香，半晌，轉頭看了過去，發現靜候一旁的長子——寧王世子周雲驍，滿心歡喜的問：「何時回來的？」

「有一會兒了，見母妃煮茶的畫面像幅畫似的，不忍打擾。」

「坐吧。」待周雲驍坐下，寧王妃倒了一盞茶遞給他。

周雲驍優雅的先聞香，再品茶，「母妃煮的茶就是特別好喝。」

寧王妃淡然一笑，看了他一眼，問：「還沒找到人嗎？」

周雲驍很苦惱的搖搖頭，「沒有，睿郡王真的來了嗎？」

「京裡傳來的消息不會有錯，十日之前睿郡王就該到了。」

「這麼久還沒有消息，會不會出了什麼事？」周雲驍擔心的皺著眉，若是睿郡王在幽州出事，這筆帳肯定算到寧王府的頭上。

「你放心，那小子本事可大著，他不去算計人就好了，不會有事。」

「可他為何至今還不現身？」

「我看他啊，肯定跑去玩了。」寧王妃搖搖頭。

睿郡王八歲喪父喪母，老睿郡王又是因皇上而死，皇上對睿郡王便多了一份愧疚，要不，洞房花燭夜將人家的閨女弄死了，皇上竟然只是將他送去西北，如今還能跟皇子們一樣，從秀女之中挑一個當郡王妃，所以即便他在這事上偷點懶，

皇上也不會說什麼。

「噯？」雖然在京城的前幾年，周雲驍跟周雲澤打過照面，不過他是藩王世子，除了外祖家，與任何人都不會太過親近，免得礙了人家的眼。

「這個小子就是個貪玩的，估計幽州沒有玩遍，他不會現身。」

「這也太任性了吧。」周雲驍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，領了皇差還忙著玩樂，這像話嗎？

「對他來說，任性不是什麼壞事。」若是太懂事了，皇上反而不放心他。

「難道要等他自個兒出現嗎？」

「由著他四處亂跑也不是什麼好事。」

雖然她相信睿郡王的本事，但凡事總有意外，若是真出了什麼事，皇上肯定要算到寧王府頭上，然後藉此將幽州官員整頓一番，王爺又要花心思重新籠絡幽州官員。

周雲驍當然明白這個道理，「可是，上哪兒找人？」

略微一想，寧王妃笑了，「守著幽州的幾家棋院，相信不久就可以找到他了。」

「棋院？」

「這小子有棋癮，幾日不跟高手過招，他可受不了。」

「兒子聽說睿郡王重武輕文，還以為他不喜歡下棋，所以這幾日從來沒想過上棋院尋人。」周雲驍一臉的懊惱，覺得自己想法太過先入為主了。

「老睿郡王文武雙全，他唯一的兒子怎麼可能重武輕文？只是睿郡王在軍事上太過出色了，教人很容易忽略他其他方面。」

「兒子太小瞧睿郡王了，只當他是個武夫。」

寧王妃輕輕敲了一下兒子的腦袋瓜，「若沒有智謀，單靠武力，睿郡王不可能在西北那個最殘酷的戰場闖出名號。」

「兒子記住了，往後絕不敢再小瞧他。」

「好啦，派人去棋院守著。」

周雲驍應聲而起，行禮退了出去。

寧王妃轉頭看著松林院的管事嬪嬪，「王爺呢？」

「王爺這兩日都在書房。」

聞言，寧王妃冷冷一笑，一副等著看笑話的表情道：「他想必得到風聲了，就不知道他能裝模作樣幾日。」

管事嬪嬪可不敢出聲應答，王爺再不像話也是主子，豈容一個奴婢說三道四？

「好了，往後不必再盯緊王爺，倒是香姨娘那兒要隨時掌握她的一舉一動。」

睿郡王來了之後，她得想個法子將人引到睿郡王面前，以睿郡王的精明，說不定能看出香姨娘的邪門。

周雲澤很清楚自個兒的壞習慣，一日不下棋，心緒就會浮躁，三日不下棋，火氣就變得特別大，為此皇上總說他最像皇祖父，皇祖父愛棋而下令書院必須附設棋

院，而他索性開了一間書鋪，附設的棋院堪稱京城最大。

言而總之，認識他的人皆知他有這個毛病，想找他，只要守在棋院就成了。

所以自打進了幽州他就避免踏進棋院，畢竟他還不想現身，可是十日不與人對弈真的是極限了，因此明知在此被逮著的機會很大，他還是來了。

一開始他刻意挑了最不起眼的棋院，可是連著三日什麼事也沒發生，心想寧王府說不定還沒有得到消息，犯不著瞎操心，於是他大膽地直接殺到幽州最大的一間棋院，結果屁股都還沒坐熱，就教人逮個正著。

「承安嗎？」

周雲澤，字承安，親友皆喚他周承安。

周雲澤當作沒聽見，看著對手，等著他決定在何處落子。

「承安。」周雲驍好氣又好笑，若他遲遲不承認，難道自個兒還能摸摸鼻子走人不成？

周雲澤依然悶不吭聲，他最討厭人家打擾他下棋了，與他對弈之人也一樣，不過，人家可做不來他的不動如山，趕緊放下手上的棋子，起身行禮。

「吾認輸了，謝公子賜教。」

周雲澤點頭回應，慢條斯理的收拾棋子。

「承安，來了幽州怎麼也不說一聲？」

周雲澤還是不出聲，繼續收拾棋子。

周雲驍臉色有些難看，這個小子怎麼如此拗？

周雲澤從來不承認自個兒拗，而是凡事有所堅持，棋院又不是閒話家常的地方，他可不想壞了這兒的風景。

眼看他誓死不開口，周雲驍只能閉上嘴巴，反正尋到人了，其他的不急。

周雲澤站起身，他沒有離開棋院，而是來到棋院和文華齋共用的園子。

「你沒見到我在下棋嗎？」周雲澤整個人彷彿在寒冰裡面浸泡過，說話冷冰冰的。難怪這小子惡名昭彰，脾氣真是糟透了。不過，周雲驍可不敢跟他計較，只能小心賠不是，「對不起，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我急嘛。」

「你來得可真快。」

皇上派他來幽州，必會知會寧王，不過晚上一二十日少不了，因為差事丟給他了，皇上就沒擱在心上，反正他只要如期完成任務就行，所以寧王府應該是這幾日才得到消息，第一時間就能找到這兒確實不容易。

「承安來幽州都半個多月了。」換言之，不快。

周雲澤微微挑起眉，竟然忘了如此重要的事，寧王妃出自平安侯府，有平安侯府幫忙盯著，只怕皇上一敲定他來幽州，寧王妃就得到消息了，而平安侯府想必時時刻刻關注他的一舉一動，他何時離京，寧王妃不會不知道。

「我還沒玩夠。」周雲澤一臉理所當然。

周雲驍唇角一抽，這位郡王爺肯定是整個大周最會耍賴的人。

「我母妃等得很心急。」

「心急什麼，難道我還能幫她拉回王爺的心嗎？」

周雲驍面色一僵，這位爺有必要如此直白嗎？

「王妃能不能挽回王爺的心，這得靠王妃自個兒，旁人管不了。」

雖是事實，但周雲驍很想罵人，無論如何，他總要抱著勸說的心思來到這兒，要不，他能幹啥？

周雲澤斜睨了一眼，很有良心的道：「不過，皇上派我來，我也不會什麼都不管，該說的還是要說。」

周雲驍來了興致了，「承安想跟我父王說什麼？」

「你又不是寧王叔。」言下之意，沒必要告訴他。

「我只是想告訴你，若你只是來勸說，不管用。」

周雲澤嗤之以鼻的哼了一聲，「皇上叫我來傳話，可不是來勸說。」

周雲驍怔住了。

頓了一下，周雲澤百般不情願的道：「不過太后有些話要我轉達，聽起來倒是有勸和的意思。」

「皇祖母說了什麼？」

「我好像沒必要告訴你。」

這小子真的很討厭！周雲驍忍不住咬牙切齒，可是又不敢反駁。

「我也是逼不得已，不能不聽太后的大道理，你一個晚輩，還是看著就好了。」

周雲澤是出於誠心的建議。

「我不只是晚輩，更是他們的兒子。」

「若是王妃插手世子後院的事，世子會開心嗎？」

周雲驍聞言一噎。

「有一點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寧王叔是個有分寸的人，怎麼一個侍妾可以讓他鬧得如此難看？」周雲澤是真的想不通，侍妾不是側妃，也不可能扶正，寧王叔為了佳人休妻毫無意義可言。

周雲驍顯得有些尷尬，實在不知道如何開口。

「你還是先跟我說清楚，太后是叫我規勸寧王叔，但若是什麼都不知道，因此落了下風，你可別怪我辦事不力。」

周雲驍四下看了一眼，確定園子裡沒有不相干的人，這才清了清嗓子道：「我母妃送了避子湯給香姨娘。」

「王妃此舉並無不妥，一個青樓女子本就不配誕下皇家子嗣。」

周雲驍很是難為情，香姨娘出自紅袖樓在幽州不是祕密，周雲澤知道此事並不奇怪，可是周雲澤如此直白的說出來，還是很沒面子。

「父王認定香姨娘不是青樓女子，香姨娘剛剛賣身給紅袖樓，還未在紅袖樓掛名接客，父王就救了她。」

「若是如此，這就要看皇上如何看待此事了。」

「我能知道皇上對此事的態度嗎？」這一次周雲驍態度極其誠懇。

周雲澤看了他一眼，倒也沒再避而不答，「皇上絕不容許休妻這種事，至於香姨娘，皇上還不清楚她的來歷，是留是死，暫時無法斷言。」

若非寧王妃讓女兒告狀，皇上可沒興趣管兄弟後院的事，為了這種小事跟一個藩王鬧不愉快，實在不值得，不過他也不想將話說死了。

周雲驍微皺著眉，其實皇上對此事的態度如何不難猜測，皇上不可能管這種小事，看著兄弟家宅不寧，他反倒覺得很安心。

「我若是世子，就一心一意抓緊太后。」周雲澤不介意賣個好給周雲驍。

「太后？」

「這一點王妃想必很清楚，要不明華郡主也不會一狀告到太后那兒。」

說白了，若非太后覺得寧王叔太過荒唐，皇上也不會如此關注此事。

周雲驍很快就想明白了，唯有皇祖母是真心關心父王後院的和睦。

「三日後我就去寧王府。」周雲澤隨即轉身準備回棋院。

「外頭哪有寧王府舒適，今日就跟我回去吧。」周雲驍連忙道。

「我說三日就是三日。」周雲澤可不喜歡別人替他做決定。

「我母妃會擔心。」

「放心，我不會消失不見。」周雲澤舉起手阻止周雲驍沒完沒了的糾纏，「皇上給了我時間，不差這幾日。」

人家領了皇差的都不急，他還能說什麼？

周雲驍只能眼睜睜看著周雲澤重新走向棋院，繼續在棋盤上大展雄風，不過他還是派人盯緊周雲澤，倒不是怕人溜了，而是確保他的安全。

既然已經被逮著了，寧王的家務事當然也沒必要拖了，周雲澤三日後很爽快的踏進寧王府，可是他來了，寧王卻出門巡視封地，這豈不是太巧了？

他又不傻，此事再明顯不過了，寧王叔明擺著告訴他——不想聽訓。

他倒無妨，不過是來傳個話，寧王叔不想聽，回頭他丟給太后和皇上，他們因此心生惱怒索性賜給那位姨娘一條白綾，寧王叔可就真的後悔莫及了，寧王叔不是那種沒腦子的人，這麼簡單的道理很快就會想明白。

所以，他暫且擱置寧王叔的家務事，先看郡王妃的人選。

「陳家六姑娘今日會來文華齋是嗎？」周雲澤坐在文華齋對面茶館二樓的雅間，一雙眼睛懶洋洋地瞅著文華齋的大門。

「是，陳六姑娘至少三日會來一趟。」暗二稟道。

除了暗一，暗二自認為是大周最厲害的探子，沒有什麼事他無法打探到，可是遇到周雲澤這樣的主子，打擊真的很大，無論他打探到多少消息，爺只聽想知道的事，總之，爺不問，他就不能說。

「三日就來一趟文華齋？」

「陳六姑娘很喜歡看書，還給文華齋抄書。」

「抄書？」

「是，據說陳六姑娘抄的書很受歡迎。」

周雲澤終於來了興致，側頭看著暗二，「定國公府的姑娘給書鋪抄書，難道不覺

得很沒面子嗎？」

見狀，暗二感動得差一點噴淚，費心思打探的消息總算派上用場了，「陳六姑娘的外祖家方家是幽州百年書香世家，文華齋是方家的產業，陳六姑娘為文華齋抄書的事不會傳出去。」

「她缺銀子嗎？」

暗二仔細彙整搜集到的資訊，搖了搖頭，「陳六姑娘應該不缺銀子。」

「不缺銀子怎麼會想要抄書？」

「聽說陳六姑娘在書畫上的造詣非比尋常。」

「她是才女？」周雲澤撇嘴。

他最看不上這所謂的才女了，當初皇祖母給他找的對象不就是京城有名的才女嗎？可惜，面上越是擁有美名，內裡往往越是汙穢不堪，尤其那些被冠上才女的大家閨秀，不過是為了攀附權貴弄出來的籌碼。

「定國公府四房來到幽州之後，剛開始收到不少邀約的帖子，可是陳家皆以六姑娘養病為由推拒了，後來就沒人送帖子給陳家，幽州的貴女幾乎沒人見過陳六姑娘，更不可能知道陳六姑娘在書畫上的才華。」

「養病？」

「定國公府四房遷至幽州就是因為六姑娘病了，不過這是對外的說法，至於真正原因，卑職必須回京城調查。」

「這倒不必。」周雲澤不會輕易在京城動用自家暗部打探消息，那兒可是錦衣衛的地盤，一不小心驚動錦衣衛，很容易將他的實力曝露出來。

皇上未必不知道父親留了勢力給他，但是為了減少皇上不必要的猜忌，能夠隱藏，他絕不會曝露出來。

「這兒沒你的事了，你先回去。」

暗二怔愣了下，「爺不去文華齋瞧瞧嗎？」

「小順子陪我去就好了。」

暗二張開嘴巴又閉上，默默看著周雲澤起身帶著小順子離開雅間，雖然文華齋的人不會指明陳六姑娘，但爺的耳目犀利，想必一眼就能看出哪一位是陳六姑娘。周雲澤帶著小順子走進文華齋，放眼一看，不見任何女子身影，他的腳步很自然的轉了個方向，穿過月亮門，進了園子，再轉向棋院。

一走進棋院，周雲澤就看見陳瑾曦在跟人家對弈，不由得一怔，還是第一次見到如此沉靜的她……其實他們也沒見過幾次，可是她的剽悍太鮮活了，他很難相信她可以靜得下來。

念頭一轉，周雲澤就發現今日她扮男子著棋院衣服，這表示她是棋院的棋手嗎？周雲澤悄悄走過去，立在她身後，看著他們對弈，待對手認輸，起身行禮離開，他才走過去坐下。

陳瑾曦一臉驚嚇的瞪大眼睛，正在收拾棋子的手抖了一下，棋子從手中滑落。

「我看起來很可怕嗎？」周雲澤忍不住咬牙切齒，這丫頭見到他的反應真的很打擊人，她不為他驚豔，但也沒必要看他像妖魔鬼怪似的。

「……公子俊美無雙，如同仙子。」陳瑾曦努力穩住慌亂的思緒，管掌櫃暫時不會將牡丹花神圖掛出來販售，他絕對不會見到那幅畫，她犯不著嚇唬自己。

「這是讚美之詞嗎？」

「公子聽不出來嗎？」

「妳忘了初次說過的話嗎？」周雲澤依樣畫葫蘆的先是搖了搖頭，接著不認同的道：「明明是個男人，看起來卻像個仙子似的。」

「……」這個男人有必要牢記她說過的話嗎？

「妳的仙子究竟是讚美，還是貶抑？」

「無論是讚美還是貶抑，不都在你的一念之間嗎？」陳瑾曦嘿嘿傻笑，想蒙混過關。

周雲澤狀似同意的點點頭，「有道理。」

陳瑾曦聞言鬆了一口氣，可是一顆心剛剛落下，周雲澤突然傾身逼近她，嚇得她往後一縮，「你……幹啥？」

「我怎麼看都覺得妳做了虧心事。」

「什麼……什麼虧心事？」陳瑾曦嚥了口口水，這個男人的眼睛怎麼如此犀利？

「這要問妳啊，妳對我做了什麼虧心事？」

張著嘴巴，陳瑾曦乾笑了幾聲，「我能對你做什麼虧心事？」

「這是個好問題，我也在想，妳究竟做了什麼事，為何見到我像見鬼似的？」

「你想太多了，我又不認識你。」她不曾見過這麼固執的人，幹啥一直揪著這個問題不放？

小順子清了清嗓子，低聲提醒周雲澤該下棋了，然後對著掃過來的抗議視線——點頭致歉。

周雲澤看了她一眼，不再言語的收拾棋盤上的棋子。

陳瑾曦根本不想陪他下棋，可惜此刻的身分不允許。

兩人還未交手，陳瑾曦已經有預感了——他是個難纏的對手。

果然，兩人一對上，周雲澤的氣勢就壓過來了，她只能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認真迎戰。

來了幽州，周雲澤第一次遇到對手，鬥志熊熊燃燒，不過他對她更好奇，「妳怎麼會在這兒當棋手？」

「你不能專心下棋嗎？」

「來了幽州之後，我還是第一次全神貫注下棋，我可不想敗在妳手上。」

「……」她怎麼有一種雞同鴨講的感覺？

「妳還未答覆我。」

要是不理他，他只會沒完沒了，陳瑾曦只好發狠的說：「我就喜歡在棋盤上痛宰別人的滋味。」

這丫頭是在下戰帖嗎？周雲澤挑釁的揚起眉，「妳確定？」

陳瑾曦回給他張揚的笑容，意思是說——我們等著瞧吧。

雖然已經看出她是個高手，但周雲澤對自個兒有信心，不過他很快就發現一件

事——他太低估她了，她的棋路詭譎多變，前一刻節節敗退，下一刻勢如破竹，你以為穩操勝券了，她就狠狠甩你一巴掌……

兩人戰得天昏天暗，最後竟然打成了平手。

周雲澤只接受「贏」的結果，於是他下了戰帖，明日再戰。

陳瑾曦原本不想理他，可是棋院的棋手不能拒絕挑戰，她只能奉陪到底，不過她得好好想想，如何歇了他跟她耗到底的心思？

周雲澤撫著下巴，百思不得其解的看著棋盤，連著三日，回來之後，他都會重排一遍在棋院的對弈，可是看了又看還是琢磨不透，和局是巧合，還是她有意為之？第一次和局，他想著下一次非贏不可，沒想到再一次和局，他想贏她的心思淡了，開始想著下一次會如何？他會如願贏了她，還是再一次和局？

第三次和局，他再也沒有贏她的念頭，而是好奇這真的只是巧合，還是她有意為之？

此時，暗二走了進來，「爺，寧王回府了。」

周雲澤驚訝的揚起眉，「寧王叔回來得可真快。」

「遲早要面對，還不如早了結。」

「早了結是好，可是，我是不是應該給他喘口氣？」周雲澤故作好心的道，「這喘一口氣需要多久？」

「……」爺明明急著了結此事，何必裝模作樣呢？

周雲澤清了清嗓子，起身下榻，小順子立馬上前為他整理衣服，待他滿意了，雙手放在背後，悠閒的往書房走去。

寧王的侍衛遠遠的就見到周雲澤，趕緊恭敬的迎上前行禮，「郡王爺。」

「寧王叔回來了是嗎？」

「是，不過……」

「我來的不是時候？」

侍衛面有難色，顯然不知如何啟齒，這時書房的門打開來，一名容貌豔麗的女子走了出來，侍衛連忙低聲道：「這位是香姨娘。」

周雲澤這才注意到書房外面候著幾個丫鬟和婆子，目光不由得一沉。

一個姨娘竟然迫不及待趕在第一時間來見寧王，這會不會太不知輕重了？還是說，這位姨娘不知道王府來了她這麼一號人物，因此沒意識到很平常的舉動會引來的風波？

「請睿郡王進來。」寧王的聲音傳了出來。

香姨娘立刻帶著丫鬟和婆子避到一旁，低著頭恭敬的等周雲澤先行入內。

周雲澤大步走向書房，經過香姨娘身邊時，聞到一股很奇特的香味，不由得頓了一下，側頭瞥了香姨娘一眼，但腳下的步伐仍未曾停歇的繼續前進。

進了書房，見到寧王已經擺好棋盤等著他，周雲澤笑著道：「寧王叔如此歡迎我，還真教我受寵若驚。」

寧王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，「難道本王還能將你趕出去嗎？」

「我一向很討人喜歡，寧王叔就是不歡迎，見了我也捨不得臭著臉。」

「你的臉皮還是一樣的厚！」寧王忍不住咬牙。

周雲澤驕傲的抬起下巴，「我出自最尊貴的皇家，臉皮厚是天經地義。」

「……」寧王簡直沒臉看了。

周雲澤逕自在軟榻另一邊坐下，從棋盅裡拿起一顆白棋在棋盤落下，然後便直接轉入主題，「寧王叔應該知道我為何出現在此。」

「你就直說吧。」

周雲澤原本就懶得拐彎抹角，很爽快的道：「皇上說，休妻和爵位，寧王叔只能二擇一；至於皇祖母，她勸寧王叔莫忘了自個兒的身分，有些事可以任性，有些事視為笑話都是禁忌，寧王叔是個聰明人，不會看不清楚情勢。」

寧王臉色變得很難看，「本王不過是隨口說一句，又不是鬧著要休妻，有必要如此大驚小怪嗎？」

「寧王叔應該慶幸是隨口說一句，若真的鬧著要休妻，今日不是我來這兒，而是寧王叔奉旨進京。」平安侯府可不是那些沒有實權的權貴，寧王敢休了平安侯府的姑娘，平安侯府絕對會剝了他一層皮下來。

「若非她激怒本王，本王豈會脫口休妻？」

一想到這件事，寧王就很鬱悶，難道他不知道平安侯府得罪不起嗎？還不是一時腦子發昏，沒管住自個兒的嘴巴，事後他真的有一種掉落陷阱的感覺。

周雲澤微微挑起眉，語帶好奇的問：「王妃如何激怒寧王叔？」

頓了一下，寧王擺了擺手，「本王心胸寬大，如何會記住一個女人無理取鬧、頭昏腦脹時所出之言？」

「寧王叔心胸寬大，早就忘了此事，王妃竟然一直牢記心頭，實在不該！」周雲澤又是嘆氣又是搖頭，好像完全站在寧王這一邊。

「就是啊，那個女人也太小心眼了，不過是個玩意兒，幹啥如此計較？」

「不過，既然是玩意兒，寧王叔就不應該讓人誤以為她可以威脅到主子。」

寧王張著嘴巴，「可是」半晌擠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「若非皇祖母快憂思成疾了，我也不想惹寧王叔心煩，淨說不討人喜歡的話。」

「……本王知道分寸。」

「寧王叔還想下棋嗎？」

寧王不喜歡下棋，可是這會兒也不能不做個樣子，隨意陪著周雲澤下了一局，便藉口巡視回來累了，想早一點歇息，改日再宴請周雲澤。

周雲澤離開書房回到院子，便交代小順子，「你讓暗二暗中查探，今晚是誰引香姨娘去書房？」

小順子不解的看了主子一眼，也不敢多問，連忙應聲出去遞話。

天氣越來越熱了，周雲澤索性讓人搬了躺椅在院子大樹下，吹著風，小酌一杯，悠閒的等著暗二打探消息歸來。

其實若他猜得沒錯，今日他在書房遇見香姨娘是寧王妃的手筆，只是，寧王妃為

何要他見香姨娘？難道寧王妃有意暗示他，香姨娘有問題嗎？

還有，從香姨娘身上傳來的香味極其特別，勾得人想瞧上一眼，這對一向討厭香味的他來說實在太反常了，不能不懷疑這香味大有文章。

不久，暗二就回來了，低聲在周雲澤身側道：「是寧王妃借寧王之名將香姨娘召到書房的。」

周雲澤毫無意外，可是有一點不解，「香姨娘難道一點疑心也沒有？」

「這不是第一次了，寧王每次巡視回來，就會派人請香姨娘去書房。今日寧王也是如此，不過是想知會香姨娘，最近暫時不上她那兒，只是寧王妃搶先出手，寧王派出去的人剛剛出了書房，香姨娘就到了。」

「你可查過，寧王叔怎麼會救了香姨娘？」

「聽說香姨娘前往平恩寺祈福途中，馬車出了事，寧王正好路過，即時伸手抱住跌出馬車的香姨娘。」

周雲澤冷冷一笑，「這位香姨娘不簡單，狠得下心賭上自個兒的性命。」

暗二深有同感的點點頭，「當時寧王若不出手，她即便有幸活命，不是殘了也會毀了容顏。」

「若非如此，寧王叔如何相信出手相救只是巧合？」

青樓女子的容貌何其重要，可是她不管不顧的跳車爭取活命，愛美之人遇見了都會憐愛多一點，懷疑少一點。

周雲澤感覺越來越不妙，一個青樓女子沒這麼大的本事算計一個藩王，這背後肯定有人，且不是一般人。

「卑職再暗中打探香姨娘的事。」

略一思忖，周雲澤搖了搖頭，「與其打探香姨娘，還不如先查清楚紅袖樓。」

「紅袖樓？」

「香姨娘出自紅袖樓，紅袖樓就不可能跟她身後的人一點關係也沒有。」

暗二略微一想便明白了，紅袖樓不是主犯，但也脫不了幫兇的嫌疑。

「你親自出馬，不要動用暗部的人馬，如今我們在寧王府，進出隨時有人盯著。」雖然這次他從西北帶出來的人並不多，但若能隱藏，他連一點點的縫也不想露。

「是，卑職會當心。」

「還有，你去查清楚幽州……不，安雲城就可以了，這兒有多少間胭脂鋪子，列一張清單給我。」周雲澤堅信香姨娘身上的香味大有文章，只要能找到，必然能發現有趣的事。

胭脂鋪子？暗二狐疑的看了主子一眼，爺不是很討厭胭脂香粉的味道嗎？不過，當屬下只能聽命行事，他遂點頭應了，言明一日之內就能查清楚安雲城的胭脂鋪子。

第三章 熟悉的刺青

雖然直覺告訴他胭脂鋪子找不到那種香味，但周雲澤還是決定上胭脂鋪子試一下運氣，不過他一個大男人單獨去好像不妥，只能趁著上棋院時求助陳瑾曦。

「陪你上胭脂鋪子？」陳瑾曦唇角一抽。

這個男人有病嗎？怎麼會找她這麼一個陌生人陪他上胭脂鋪子？

「我知道這個請求很唐突，可是我在安雲城沒有熟識的人，獨自上胭脂鋪子多有不便，還望曦姑娘能幫個忙。」周雲澤聽棋院的人都喚她曦公子，可明知她是女兒身，當然要將公子改成姑娘。

「可惜，我不喜歡胭脂鋪子，只要聞到太重的香味，我就會忍不住打噴嚏，這實在太失禮了。」陳瑾曦愛莫能助的雙手一攤。

「妳可以蒙著面紗。」

「我不喜歡蒙著面紗，你今日到底要不要下棋？」陳瑾曦專注的看著棋盤，想著和局不能逼退他，今日要不要贏他？

周雲澤早猜到她的配合度不高，索性拿出手上的籌碼，「妳可見過這個東西？」

陳瑾曦漫不經心的抬起頭，頓時驚愕的瞪直雙眼。她的耳墜怎麼會在他手上？

「若當時妳懂得管好自個兒的嘴巴，這個耳墜早就回到妳手上了。」

陳瑾曦仔細回想當時情形，好像有這麼一回事。

「成交了嗎？」

頓了一下，陳瑾曦伸手奪過他的手上的耳墜，提出條件，「你欠我一個恩情。」

「妳這丫頭很懂得佔便宜嘛。」

「這個耳墜不值錢，丟了就丟了，無妨。可是，胭脂鋪子那種地方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夢魘，換成是你願意打上一日的噴嚏嗎？」若不是因為他無意間成了她的牡丹花神，她豈會厚著臉皮索要恩情。

周雲澤嘲弄的唇角一勾，「這是笑話嗎？」

陳瑾曦沒好氣的賞了他一個白眼，「是真是假，我們去了胭脂鋪子就知道了。」

「這倒是。」

「如何？」

「一個恩情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不過，妳應該不會提出不合理的要求，譬如以身相許這類的吧？」

陳瑾曦差一點一拳揮過去，「你別賴上我還差不多。」

周雲澤的臉都綠了，這丫頭不會真的擔心他會纏上她，要她以身相許吧？

「既然說定了，我們就別在這兒浪費時間了，走吧。」陳瑾曦連忙起身跟連管事交代一聲，便逕自出了棋院，待周雲澤跟了出來，她左右看了一眼，提議道：「離這兒最近的是胭脂花，我們先去那兒。」

周雲澤微微挑起眉，「妳不是受不了胭脂鋪子的香味，怎麼知道胭脂花？」

「胭脂花是幽州最大的胭脂鋪子，誰會不知道？」陳瑾曦忍不住又賞他白眼了，邁開腳步往前走。周雲澤很識相的趕緊跟上。

「我就不知道。」若不是暗二列了清單給他，他確實不知道。

「你是外地來的吧。」

「我是西北來的，周……」

陳瑾曦連忙舉手打斷他，「我沒興趣知道你是誰。」

這丫頭真的很懂得打擊他的自尊心！周雲澤咬著牙道：「這是禮貌。」

「是是是，不過我盼著這事之後再也不見，就不必如此費事。」

此時，他們已經來到胭脂花，陳瑾曦趕緊拿出帕子捂住口鼻，周雲澤見了瞪大眼睛，覺得她太誇張了。

陳瑾曦微微鬆開帕子，「難道你以為我在說笑嗎？我真的對香味過敏。」

「這會不會太難看了？」周雲澤嫌棄的搖搖頭。

「你不覺得一直打噴嚏更難看嗎？」

周雲澤舌頭打結了。

「再難看也是我，又不是你。」陳瑾曦懶得廢話了，帕子再度緊捂口鼻。

周雲澤惡狠狠的瞪她一眼，轉身先行走進胭脂花。

陳瑾曦對著他的背影吐了吐舌頭，慢條斯理的跟上去。

儘管捂著口鼻，陳瑾曦還是忍不住打噴嚏，還好沒一會兒的功夫，周雲澤就確定這兒沒有他要尋找的香味，立時道謝走人，她很快就得到解脫。

不過，這場「災難」還未結束，接下來還有八間胭脂鋪子。

總之，從城東走到城西，陳瑾曦陪著周雲澤逛遍每一間胭脂鋪子，沾了一身的香氣，可是周雲澤一樣東西也沒買，她不由得惱了，「你到底在找什麼？」

頓了一下，周雲澤老實道來，「我在找一種很特別的香味。」

「很特別的香味？」

「我也說不上來，就是聞到香味之後，你會忍不住想瞧上一眼。」

「這樣的香味多得是。」

上一世，她只要聞到人家身上很濃的香水味就忍不住瞧上一眼，想著他們怎麼受得了？難道不怕招來那些噁心的小東西嗎？

周雲澤似笑非笑的睇了她一眼，「是嗎？妳不是只記得打噴嚏嗎？」

「……」陳瑾曦覺得拳頭好癢。

「妳真的遇過那種忍不住想瞧上一眼的香味嗎？」

陳瑾曦不想理他，可是一想到剛剛換來的恩情，若是不盡全力找著他要的香味，他會不會翻臉不認帳？

「我聞過的香味千百種，有很多香味當下會令人生出好奇心，什麼樣的人受得了這樣的香味？偏偏我啊，可是一刻也受不了。」陳瑾曦打了哆嗦，見周雲澤不悅的皺眉，認為她在耍他，她趕緊接著道：「其實我有個想法，有沒有可能你要的香味來自鄰國，或是更遠的國家？」

「妳為何有這種想法？」周雲澤神情更凝重了，不過這回可不是衝著她，而是她無意間傳遞出來的信息觸動他的心思。

「安雲城有個異國雜貨鋪子，專賣鄰國的皮毛和香料，有許多姑娘會買香料配製自個兒喜歡的香味。」

「妳也會採買香料配製自個兒喜歡的香味嗎？」

陳瑾曦差一點舉起腳踢過去，「我不是說了，我對香味過敏嗎？」

「……對不起，我以為胭脂水粉的香味跟異國香料不一樣。」沒想過他有一日必須向一個姑娘低頭。

陳瑾曦嚇了一跳，這個傢伙竟然知道說「對不起」！

周雲澤驚扭的清了清嗓子，「妳說的異國雜貨鋪子在哪兒？」

「城南，我們是這會兒過去，還是明日再去？」陳瑾曦不自覺的摸了摸肚子，餓了，她想回家吃飯，可是「老闆」不點頭，她就是餓著肚子也要奉陪到底。

見狀，周雲澤四下看了一眼，一邊舉步走向左邊的酒樓，一邊道：「今天夠累了，我們去吃飯吧。」

這是什麼意思？陳瑾曦怔了半晌，還是趕緊跟上去。

（空一行）

陳瑾曦如今深深體會到一句話——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軟。

昨日不過吃了他一頓飯，今日看他就好像不是那麼討厭了……其實他這樣的美男子，無論哪個角度看過去都只有一個字——帥，可他那副樣子太欠扁了，怎麼看怎麼不順眼，當然就很容易忽略他的美色。

「這間異國雜貨鋪子看起來很不起眼。」周雲澤驚訝的看著眼前這間隱身在巷弄裡面的小鋪子。雖說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但並不適合這樣的雜貨鋪子。

「東家就是不想引人注意。」

「這是為何？」

陳瑾曦賞他一個白眼，「外地來的，懂嗎？」

「北夷人？」幽州緊鄰北夷，不少北夷人在這兒做生意，這不奇怪。

「不是，應該是韃靼。」

周雲澤饒富興味的唇角一勾，「韃靼跑來這兒做生意？」

陳瑾曦一副果然如此的哼了一聲，「你都覺得韃靼不應該跑來這兒做生意，人家還敢將鋪子開在繁華的街道上嗎？」

周雲澤無言以對，索性道：「進去吧。」

「等等，」陳瑾曦伸手拉住他，見他詢問的微微挑起眉，她連忙道：「我可以給你一個建議嗎？」

「妳說。」

「我認為你還是出手闊綽一點，每一種香料都買一點，回去再慢慢聞香。」

「這是為何？」

「你這種帶著目的性的作法太張揚了，容易引人注意，當然，若你要尋找的香味沒什麼特別的意思，倒也無妨。」雖然她不清楚他想幹啥，但是招來好奇或是關注的目光從來不是好事。

怔愣了下，周雲澤反應過來了，「謝了，我倒是忘了這一點。」

「你忙著聞香，沒有心思看人家臉色。」

陳瑾曦真正想說的是，他根本習慣別人看他臉色，而且因為容貌俊美，還自動將人家的目光歸類為愛慕，完全沒有留意到其中含有審視，對他不尋常的舉動生出猜疑。

周雲澤眼睛可利了，一眼就看穿她的心思，不過事實確實如此，他也不好爭辯，索性甩開她的手，大步走進鋪子。

周雲澤向夥計表明採買香料，每一種香料一兩，便結帳付了銀子，然後走人。陳瑾曦頓時傻眼了，連忙扔下手上的孜然，趕緊轉身衝出去拉住他，「喂，你幹啥跑那麼快？」

「買完了走人，不是嗎？」周雲澤一臉的無辜。

「……」這人是開嘲諷了嗎？

「妳還有什麼意見？」他怎麼看見她吃癩的樣子如此樂呢？

半晌，陳瑾曦終於找回聲音，「我也要買香料，你好歹等一下我。」

「妳不是對香味過敏嗎？」

陳瑾曦嘲弄的斜睨他一眼，「你不知道香料也可以用在吃食嗎？」

「……」這是不是可以稱為風水輪流轉？

「你在這兒等我。」陳瑾曦轉身準備往回走，正好撞上一名送香料的壯漢，還好壯漢及時伸手拉住她，否則她就屁股著地了。

一站穩，她連忙道聲對不起，不過就在這時，目光觸及到壯漢手腕上的刺青，腦海裡突然閃過一個畫面，頓時有一股刺痛鑽入腦子，她忍不住伸手抱住腦袋瓜。壯漢顯然不想跟她打交道，不發一語，繼續扛著香料袋子走進鋪子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周雲澤很快就發現陳瑾曦的異樣。

「……沒事。」

「真的沒事？」

「我說沒事就沒事。」陳瑾曦下意識的看了一眼正在卸貨的壯漢，然後心神不寧的轉身走人。

周雲澤見了怔愣了下，趕緊跟上去，「妳不是要買香料嗎？」

陳瑾曦不自覺的咬著下唇，那個刺青跟夢裡的一模一樣，這是怎麼回事？難道此人正是夢中那個有刺青的人，還是說兩者同屬某個團體？

「妳怎麼了？」

「別吵。」

周雲澤臉都綠了，這丫頭根本沒將他放在眼裡。

陳瑾曦突然停下腳步，敲了敲腦袋瓜，不能再想了，腦子都快打結了。

周雲澤實在不想理這個不知好歹的丫頭，可是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就是不忍心。

「妳真的沒事？」

陳瑾曦回過神看著周雲澤，見他一臉的關心，心莫名的一軟，「沒事，只是想起了一個不愉快的夢。」

「不愉快的夢？」

「對，很多年前的事，記得不全，夜裡不時跑來亂一下，當然是不愉快的夢。」

周雲澤同意的點點頭，「記不全的事確實令人不愉快。」

「我能為你做的都做了，往後應該用不到我了吧。」陳瑾曦喜歡銀貨兩訖，糾纏不清這種事很討厭。

這次周雲澤的臉色比鍋底還黑，這丫頭有必要如此急於跟他劃清界線嗎？

「好了，拜……不是，但願我們再也不見。」陳瑾曦下意識高高舉起的手連忙縮回來，然後趕緊腳底抹油溜了。

周雲澤目送陳瑾曦落荒而逃，接著目光不著痕跡的瞥了一眼駕著馬車離去的壯漢，此人有什麼問題嗎？雖然那丫頭的失神只有一瞬，但他還是察覺到了，只是他想不透，此人怎麼會扯上那個令她不愉快的夢？

關於那個不時擾她的噩夢，他還真相信了，不過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夢，竟能讓這丫頭變了臉……

周雲澤想到什麼似的抖了一下，他腦子有問題嗎？怎麼如此在意她？那丫頭肯定對他下了蠱，要不他怎麼一碰到她就變得不正常？不行，以後一定要離她遠遠的。

陳瑾曦真的很想將那個刺青拋到腦後，可是那圖案不停在腦海裡閃過，分不清是夢中的，還是在異國雜貨鋪子所見。

初換身分，她適應不良，每次閉上眼睛總會抱著一種期待，想著醒來之後一切回到原點，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後，她漸漸面對現實，決定好好過日子，過去就讓其隨風而逝，因此她並未追究在京城發生的事，以至於被噩夢纏身，她對初來乍到那段日子卻是一片空白。

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

陳瑾曦放下手上的書冊，轉頭看著坐在一旁凳子上做秋裝的奶娘，想著奶娘不會不清楚當初的事，從來不提，只怕是接了封口令，不會輕易向她吐露。

易嬾嬾很快就察覺到陳瑾曦的目光，抬頭問：「姑娘怎麼了？」

陳瑾曦揚起純真的笑容，「嬾嬾，我們四房為何要離開京城？」

易嬾嬾的臉色變得有些不自在，「姑娘怎麼問起此事？」

「我又作噩夢了。」

「大夫說了，過去的事就過去了，姑娘要學會放下，就不會再作噩夢了。」

「嬾嬾別騙我了，這肯定是我爹娘叫大夫勸我的吧。」陳瑾曦撇了撇嘴，當她是三歲小孩，連這點伎倆都看不出來。

「老奴也認為過去的事就過去了，如今在幽州，雖不及定國公府富貴，但日子過得愜意，姑娘再也不像以前大病小病不斷，這不是很好嗎？」易嬾嬾真的很喜歡來了幽州的姑娘，也許沒有大家閨秀的端莊賢淑，可是朝氣蓬勃，很少生病。

陳瑾曦還真不好反駁，原主是早產，自幼受到娘親過度保護，成日悶在屋子裡，當然大病小病不斷，而她來了之後，除了京城那段日子，她每日練五禽戲，無論天氣如何，日日都會跑步鍛鍊體能，很快就跟體弱多病分道揚鑣。

此路不通，陳瑾曦只好換個切入點，「嬾嬾，昨日我看到一樣東西，頓時頭痛欲裂，好像跟我的噩夢有關。」

易嬾嬾大驚失色，「姑娘看到什麼？」

「一匹狼。」

這個答案完全超出易嬾嬾的意料，不由得一怔，半晌，滿是困惑的擠出聲音，「安雲城怎麼會出現狼？」

「不是真正的狼。」

易嬾嬾聞言鬆了一口氣，「嚇了老奴一跳，原來是畫上的狼。」

陳瑾曦不想糾正易嬾嬾，那匹狼並非在畫上，而是在人的手腕上，就怕易嬾嬾剛剛歸位的心臟又提起來。

「嬾嬾，這是不是很奇怪？為何看到一匹狼會讓我頭痛欲裂呢？」

「……老奴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。」易嬾嬾的目光微微一閃。

「嬾嬾真的不能告訴我，為何我們四房要離開京城嗎？」

頓了一下，易嬾嬾避重就輕的道來，「姑娘十歲之後，老夫人覺得姑娘應該參加賞花會，適時出現在眾人面前，要不姑娘的親事很困難。」

陳瑾曦點了點頭，深表同意。

「可是，姑娘不習慣跟人接觸，每次賞花會之後總會大病一場，後來甚至連府裡的人也跟著病倒了，便開始流傳姑娘是災星。於是有人逼著老夫人將姑娘送到莊子，四爺和太太堅決反對，直到老夫人發話，四爺只好帶著四房搬來幽州。方家在幽州是大族，我們來了幽州不必擔心人生地不熟，而四爺與安雲書院的山長是至交，無論四爺或五少爺、七少爺，都好安排。」

唇角一抽，陳瑾曦皮笑肉不笑的道：「我竟然是災星。」

「這是有人故意壞姑娘的名聲，姑娘莫放在心上。」

「有人故意？」

「府裡與姑娘年紀相近的有好幾個，遇到好親事，每個都是對手。」

陳瑾曦的臉都綠了，「不會吧，那時我不過十一歲。」

「定國公府的姑娘十歲十一歲就開始相看，過個兩年，十二三再訂親。」

「不錯，精挑細選。」陳瑾曦覺得稍稍好過一點，不過，她還是受不了這個時代的早婚，十六七歲就嫁人，根本還沒成熟嘛。

「其實，四爺和太太曾表示不願意姑娘高嫁，可是親事未訂下之前，凡事都有變數。再者，四爺在京都學院深受學子愛戴，許多權貴樂意與之結親，同為定國公府的姑娘，除了不是出自長房，姑娘更受人青睞。」

陳瑾曦不知說什麼是好，連個影子都沒有的事，她就成了人家的眼中釘，還得了一個災星之名，這是不是太扯了？

「四爺已經說了，以後再也不回定國公府，姑娘應該早早將京城的事放下。」

「人家認定我是災星，我不回定國公府又如何？」若是這個時代能隨心所欲嫁人，她就是災星也無妨。

「老夫人下了封口令，京城的事不會傳到幽州。」

雖然易嬾嬾的說詞算得上合理，可是陳瑾曦總覺得易嬾嬾有所隱瞞，因為跟她的噩夢好像兜不起來。

易嬾嬾以為她還在擔心，透露道：「姑娘放心，太太有意將姑娘嫁回方家。」

「我不要！」陳瑾曦嚇得差一點跳起來，表兄妹是近親，萬一隱性基因組合成顯

性，可能會有遺傳疾病……開什麼玩笑，方家再好，她也不嫁。

易嬾嬾顯然沒想到她會有此反應，一時之間怔住了。

見狀，陳瑾曦自覺太急切了，連忙補充道：「方家的表哥都是書呆子。」

易嬾嬾也知道陳瑾曦好動，跟方家的表少爺表姑娘玩不在一塊，只能道：「方家是書香世家，方家的公子都是好的。」

「方家是好，可是太悶了，我可受不了。」陳瑾曦舉起手阻止易嬾嬾的勸說，「人家方家說不定瞧不上我，我們何必什麼事都還沒發生就瞎操心？」

方家不可能瞧不上姑娘，姑娘在書畫上的天分就足以教方家喜愛，不過，八字都還沒一撇，易嬾嬾也覺得沒必要在此時糾纏不清，不再言語的專注做手上的繡活。陳瑾曦若有所思的看了易嬾嬾一眼，再度拾起書冊，不過心思依然繞著易嬾嬾透露出來的信息打轉。

他們四房遠離京城搬來幽州，但陳家並未分家，說出去，人家還是將四房劃入定國公府，爹為何說他們再也不會回京？還有，易嬾嬾不願言明的事情是什麼？不知為何，她覺得越來越困惑了，究竟什麼事逼得他們四房不得不離開京城？

無論如何，陳瑾曦覺得至少要查清楚那個刺青有何含意，因此隔日一早，她便一頭鑽入文華齋。

這事說起來猶如大海撈針，該從何找起其實她一點頭緒也沒有，只能先查閱文華齋所擁有的書冊，最後挑了地方誌下手。

文華齋也有雅間，緊靠園子，簡單用竹簾和屏風隔間，畢竟有些客戶需要專門服務，譬如收藏書畫字帖的買家，或是想避開眾人視線的大家閨秀，也因此她可以窩在這兒看書，試著從裡面尋到刺青的線索。

貪多嚼不爛，同樣道理，貪多就容易疏漏，而且於書本上她是一個喜歡細細品味的人，因此她給自個兒訂了一個目標——一天一本書。

陳瑾曦雙腳曲起縮在榻上，翻開書細細看來……

「妳還真享受，躲在這兒看書。」周雲澤看著渾然忘我的陳瑾曦，實在捨不得打擾她，可是他總不能一直站在這兒，若天黑了她還沒察覺怎麼辦？

半晌，陳瑾曦抬起頭來，轉頭看著站在屏風前面的周雲澤，眨了眨眼睛，明顯還沒有回過神。

這丫頭傻乎乎的樣子還真可愛！周雲澤的心一震，連忙甩去腦子裡面荒謬的念頭，正了正神色，望著她手上的書冊，「妳在看什麼？」

陳瑾曦的思緒終於跟現實接軌了，為何甩不掉這個傢伙呢？「你別來吵我。」

「我說不定能幫得上忙。」

陳瑾曦冷冷的勾唇一笑，「你想藉此抵消恩情嗎？」

「妳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」

「我小人嗎？」

「我可以對天發誓，絕不要求抵消我欠下的恩情。」周雲澤立即舉起右手。

陳瑾曦歪著頭想了想，故意刁難道：「對天發誓是用來騙傻子的，我不聰明，但也不傻啊，你還是省省吧。」

「妳這丫頭的防備心未免太強了吧。」

「我怕被賣了。」

周雲澤的目光轉為不屑，將她從上到下看了一遍，「妳值錢嗎？」

陳瑾曦的臉綠了，雖然不及他，但也是小美人一枚好嗎。

「若非看妳費了那麼多心思幫我尋香，我也不會自尋麻煩。」

理智不斷告訴他，離這丫頭越遠越好，可是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他一直惦記著她失神的樣子，夜裡為此輾轉難眠，醒來就不自覺出門尋她，先是去了棋院，後來從棋院的管事那兒打聽到她在這兒，等他看到她如此寧靜的坐在那兒看書，頓時覺得心安了。

陳瑾曦微微挑起眉，「你真的不想藉此抵消恩情？」

「我這個人說話算話，妳這丫頭不要太瞧不起人了。」

「我不是瞧不起人，而是預防。」

「我老實告訴妳好了，幫妳其實也是為了我自個兒。」說出去絕對不會有人相信，斤斤計較的睿郡王難得大發善心，人家不但不領情，還將他當成賊一樣防備。

陳瑾曦一副果然如此的樣子，「怎麼說？」

「我要在這兒待上一段日子，若有需要幫忙之處，還要靠妳這位地頭蛇。」

「我才不是地頭蛇。」

「我看妳就是個地頭蛇，走到哪兒都有人識得妳。」

這倒是事實，陳瑾曦略微一想，覺得多個管道幫她尋找答案也沒什麼不好，「你可見過一種長得像狼一樣的刺青？」

「長得像狼一樣的刺青？」

「乍看之下像狼，但比狼多了一對翅膀。」

「妳能畫出來嗎？」

陳瑾曦點了點頭，放下手中的地方誌，拿起几案上的搖鈴晃了兩下，過了一會兒夥計就出現了，她請夥計送文房四寶過來。

「我只是匆匆看了一眼，畫出來也許會有誤差。」

「我先瞧瞧再說。」

夥計很快就送來文房四寶，且磨好墨。

陳瑾曦鋪好紙，先在腦海中構圖，方才執筆蘸墨在紙上作畫。

周雲澤失神的看著陳瑾曦作畫，沉靜、專注的她真的很動人，讓他生出一個念頭——但願時光能就此停留。

「好了。」陳瑾曦放下筆。

怔愣地回過神，周雲澤走過去一看，不由得一驚，「妳只是匆匆看了一眼？」

「是啊，若是能再多看一眼，我一定可以畫得更好。」

因為是女子，她可不敢盯著人家亂看，再者，幽州有很多番人，看似商人，但誰也不知道他們真正的身分，這些人萬萬不可招惹。

「我瞧妳畫得栩栩如生。」

陳瑾曦搖了搖頭，覺得他很沒見識，「我不過是畫出形體，並未展現牠該有的力量、氣勢，稱不上栩栩如生。」

周雲澤突然發現自己對她的認識還是太單薄了，這丫頭究竟還隱藏了多少？看似一隻蹦蹦跳跳的兔子，可是下一刻，她便深沉有如一幅水墨畫……他越來越好奇，她還有多少他不知的面貌？

「你……你看什麼？我臉上有墨汁嗎？」陳瑾曦胡亂的抹了抹自個兒的臉。

為何心跳如此之快？她感覺心臟好像要跳出胸口……這個傢伙幹啥用那麼熾熱的目光看她？難道不知道他是仙級的美男子，亂看姑娘很容易教人胡思亂想嗎？見她無意間抹上去的墨汁，周雲澤忍俊不住的噗哧一笑，取出帕子，一邊嘀咕一邊輕柔的為她擦拭，「不抹沒事，抹了反而成了小乞兒。」

陳瑾曦瞬間遭到雷擊，沒想到他會做出這樣的舉動。

「妳這丫頭怎麼可以一會兒不動如山，一會兒神情瞬息萬變？」

回過神來，陳瑾曦一把奪過他手上的帕子，隨意在自個兒臉上擦拭，「我是人，又不是東西，當然有安靜和吵鬧的時候。」

「……對哦，是我太大驚小怪了。」

陳瑾曦後知後覺的想到手上的帕子是某人的，不由得尷尬的一笑，揮了揮帕子道：「洗好了再還你。」

「無妨，對了，妳為何對這個刺青感興趣？」

「這是我的噩夢。」

「妳的噩夢？」

「對，不時跑進我夢中騷擾，感覺不太好。」

「我不曾見過，但可以幫妳打聽。」

「謝謝，不過動靜不要鬧大了，畢竟不清楚來歷，也不知道會不會因此惹上什麼麻煩。」異國雜貨鋪子是韃靼人經營，難保這背後沒有政治因素，若是如此，只怕送貨人的身分也不是很單純，一旦得知有人在調查他手腕上的刺青，她擔心自個兒的性命因此不保。

周雲澤微微挑起眉，同意的點點頭，「這是當然，凡事謹慎一點。」

「你知道就好。」陳瑾曦站起身，拿起剛剛看的地方誌，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，有事找我就來這兒，若是我不在這兒，你可以找管掌櫃，管掌櫃會想法子連絡我，隔日我就會過來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周雲澤目送陳瑾曦離開，接著彎身拿起長几上的畫紙，仔細打量了一下，摺好收進懷裡，閒庭信步而出。

周雲澤可以動員暗部查探刺青圖，可是身處寧王的地盤，在人家眼皮子底下，他的動作不能太大，一是避免曝露太多手上的勢力，二是這個刺青圖騰不單純，絕非起於一個噩夢，否則，那丫頭不會無緣無故提醒他動靜不要鬧大，因此調查此

事還是越隱密越好。

不能動用暗部，就必須另尋其他管道，他想到好友李晟風，這小子跟著師傅秦太醫走遍大江南北，見多識廣，說不定見過這個刺青圖騰，可是皇上召他回京時，李晟風也跟著秦太醫去了南嶺，單是要找到人就要一兩個月的功夫，待人來了，還不知道要多久。

正發愁，周雲澤就見到李晟風，一時之間還以為是幻影。

「你沒作夢，確實是我——李逍遙。」李晟風實在太渴了，拿起茶壺直接對著嘴巴灌下去。

逍遙是李晟風的字，倒是跟他本人很合。

半晌，周雲澤終於回過神，「你怎麼在這兒？」

「我跟師傅回西北路過京城，聽說你來了幽州，我就過來瞧瞧。」李晟風興致勃勃傾身湊近他，「看得如何？」

「什麼看得如何？」

「你來這兒不是為了看未來的郡王妃嗎？」

怔愣了下，周雲澤總算想起來了，「我很忙，至今還未找到機會見她一面。」

「什麼？你還沒見到人？」李晟風身子一歪，順勢坐在榻上。

「我不是說我很忙嗎？」

「你來這兒的目的就是為了看未來的郡王妃，還有什麼比這事重要？」

周雲澤當然不能老實道來最近忙著繞著一個丫頭打轉，趕緊拿起壓在書冊下面的刺青圖給他，轉移注意力，「你瞧瞧，見過嗎？」

李晟風隨手攤開圖紙，一看，驚訝的瞪大眼睛，「真巧！」

「見過？」

李晟風點了點頭，「馬不停蹄的從京城趕來幽州，進了安雲城，我餓得前胸貼後背，這時，一陣肉香飄來，我很自然的尋香過去飽餐一頓，當時隔壁桌男子的手腕上就有這麼一個刺青，挺稀奇的，我就多瞧上一眼。」

雖然不是他期待的答案，但他終於確定一件事——當日在異國雜貨鋪子外面，那丫頭一時失神就是因為那人手腕上的刺青，不過這個刺青怎麼會扯上她的噩夢？

「你見的那個人是韃靼人嗎？」從外貌來看，一般人很難區分大周人和韃靼人，但好友是醫者，還是能看出其中的差別。

「韃靼人……論體格確實像韃靼人，但是論五官還是有點差距，不過我只是粗略看了幾眼，還是要細看才能確定。」

「除了今日所見，你以前沒見過這刺青嗎？」

「沒見過，要不我也不會覺得今日那人手腕上的刺青很稀奇。」

周雲澤頭疼了，如此一來還真不知從何找起，難道真要動用暗部嗎？

「這個刺青有何問題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只是懷疑這個刺青與韃靼人有關，想要查清楚。」

「韃靼人？」

「這只是我的懷疑。」周雲澤提起韃靼人開的異國雜貨鋪子，刻有刺青的人當時就是送香料到鋪子。

聞言，李晟風搖了搖頭，「遇到韃靼人你就草木皆兵，有這個必要嗎？」

「一場大戰，血流成河，只要能防患未然，草木皆兵又何妨？」

「這倒也是。」不過，李晟風顯然還是不同意周雲澤如此大驚小怪。

「最重要的是，尋常人不會有那樣的刺青。」

「對哦，我倒是忘了這一點。」李晟風再次拿起刺青圖看了又看，點頭道：「尋常人確實不會刺上如此詭異的圖騰。」

「我以為你跟秦太醫走遍大江南北，應該見過這刺青或者相似的圖騰。」

「可惜今日之前我不曾見過，不過我覺得你與其琢磨刺青的圖騰，還不如找出此人，從他身上下手，說不定有所發現。」

是啊，即便能從地方誌或遊記找到相關線索，也不過是弄清楚這個刺青圖騰的含意，最重要的還是對方的底細。

「你可能畫出此人的容貌？」當時他的心思都在某人身上，沒看見刺青，當然也沒有留意對方的容貌。

李晟風沒好氣的賞了他一個白眼，「短短幾眼的功夫，我從人群當中一眼認出他還行，讓我畫出來，我可沒這個本事。」

「你只要畫個大概就可以了。」

「我可以將各式各樣的草藥畫出來，可是人像……真的不行。」

「若是再讓你看仔細一點，你能否畫得出來？」若不是他的身分太過敏感，很容易引來關注，他早就自個兒動手了。

「可以試上一試，但不能保證。」

「能夠畫出個大概就成了。」他在這方面完全不行，夫子評論他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入他眼中的事物都變了樣，如何畫得出來？

其實他何止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根本是什麼都入不了他的眼。

「這倒是沒問題，不過你總要先知道人在何處。」

「只要人沒有離開安雲城，找到人不是難事。」周雲澤抽走李晟風手上的圖紙，

「不急，你趕了那麼遠的路，還是先休息幾日，養好精神，我們再找人。」

雖然陳瑾曦將調查刺青的事交給周雲澤，但也不能完全信任他，非親非故，人家何必幫她？還不如自個兒守在異國雜貨鋪子前面等人，想法子查出此人的底細。她很幸運，沒幾日就等到人了，可是眨眼功夫，她就跟尋不到對方的身影。

「他發現了嗎？」陳瑾曦懊惱的左看右瞧，明明很小心了，怎麼還教人察覺了呢？

「妳在幹啥？」

見到不知從哪兒蹦出來的周雲澤，陳瑾曦嚇得往後一跳，腳步沒踩穩，整個人往後一栽，還好周雲澤及時伸手勾住她的腰，將她拉回來，她連忙伸手一擋，以免整個人撲進他懷裡，可是雙手正好按住他的胸膛，看起來就像兩隻性騷擾的鹹豬

手。

兩人一時都呆住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再看看鹹豬手，某人終於反應過來的放開手，嘿嘿嘿的傻笑。

「不好意思，不小心的……那個，你可以放開我了。」

周雲澤立刻鬆開手，往後一退，清了清喉嚨道：「妳在這兒幹啥？」

「沒幹啥，閒晃。」陳瑾曦拉了拉身上的衣服，努力尋回臉面。

「閒晃？」

「不行嗎？」

「行，不過我看妳好像在跟蹤人。」她跟蹤的技巧實在太爛了，他坐在茶館二樓的雅間都能一眼看穿，更別說當事者，人家還是練家子，真是不要命了！

「……我跟蹤誰？」

「那個有刺青的男子。」

「……」不是吧，連他也發現了？

「妳為何要跟蹤他？」

她想否認，可是在他銳利、執拗的目光下，還是老實一點，「我不是跟你說過了，那個刺青不時跑到我夢中騷擾，我查了地方誌，一點頭緒也沒有，就想著也許可以從那人身上找到答案。」

周雲澤搖了搖頭，「妳這丫頭也太不知死活了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刺青圖交給我的時候，妳還記得提醒我，動靜不要鬧得太大，這會兒妳卻傻乎乎的撲上去，也不怕人家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要了妳的小命。」

聞言一驚，陳瑾曦兩眼瞪得好大，「不至於吧？」

「那人身手很好，可以無聲無息殺了妳。」周雲澤眼神轉為兇狠，若不教她知道什麼是怕，這丫頭絕對不會長記性。

「我知道了，你不必嚇我。」

好吧，她確實太率性了，未曾想到驚動對方帶來的危險，可是她不認為對方敢隨意殺人，一來她後面站著定國公府，二來為了她這個小人物大動干戈，實在不值得。

「我不是嚇妳，而是讓妳看清楚現實。」

「我不是說知道了嗎？你就別再嘮叨了。」

周雲澤臉都綠了，好吧，今日他的話是多了一點，這還不是因為擔心她……他瘋了嗎？既然她不愛惜自個兒的性命，為何他要緊張呢？

深吸一口氣，冷靜下來，周雲澤淡漠的道：「妳不相信我。」

「嘎？」

「我不是答應幫妳查清楚那個刺青的圖騰嗎？」

「這是我自個兒的事，我總不能丟出去就不管了吧。」她習慣自立自強，這與他是否會盡心盡力幫她無關。

「妳不該自作聰明，如今打草驚蛇，想再尋到人就難了。」

陳瑾曦終於生出懊惱，她行事確實莽撞了一點，忘了對方很可能是練家子，不但沒能查清楚對方的底細，反而將自個兒曝露出來。

見狀，周雲澤的口氣緩和了下來，「我答應的事，再難也會想方設法辦到，只是需要時間，若能盯住此人，從他身上打探消息，確實不失為一個好法子，妳能否將對方的容貌畫出來？」

陳瑾曦怔愣地看著他。

「我可以幫妳調查到對方的底細，如何？」

「你不是說我打草驚蛇，想再尋到人很難嗎？」

「只要對方沒有離開安雲城，我就能尋到人。」

陳瑾曦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，單看他高高在上的模樣就知道他來頭不小，手上可用的人肯定不少，不像她一個人瞎闖瞎探，還驚動了人家，於是點頭道：「成交，雖然只是看了一眼，但是應該可以畫出六七分，這事有勞你了。」

Crescent Family